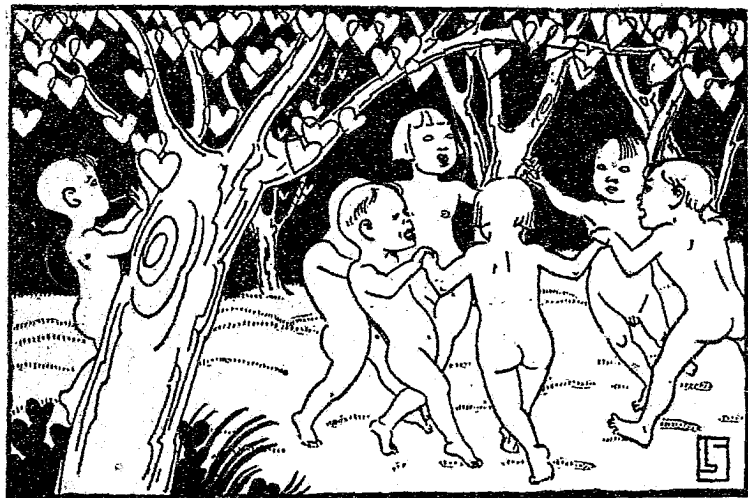


心 童



方家達作

童 心

方 家 達 作



3 0535 4523 6



高
龍
生
作
封
面

859.6
627

童 心

一個小孩子的故事(代序).....	一
鴉翠瓏.....	五
故鄉「廣上」.....	一四
到「樓閣山」去的路.....	二二
我失去了一個親愛的小伴.....	二七
城裏與那顆大黑痣.....	三一
孩子，那是夢！.....	三七
小學校與「綠蝦蟆」.....	四四
大姊姊.....	六六

一個小孩子的故事（代序）

——獻給我親愛的小朋友們以及大眾。

冷酷的冬天將要過去了，天地間，處處全流溢着春的氣息。

這是一天的早晨，太陽剛起牀，（小玉常常頑皮的說：夜間它是否去安眠了呢？誰黑暗籠罩着我們！）雖然是一個星期日，我不必如一條牛似的送到那機關內去耕種，可是我仍是很早的起來，享受這美麗的早晨，呵，多麼美麗的晨曦呵，濕軟的，金色的陽光射在我的臉上，和藹的風吹着，吹着我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的街道。這裏，這城市沒有原野，沒有花，也沒有草，這城市，一個我所走過的最腐敗污穢的城市：全是臭水塘，菜園，廁所，充滿着霉爛的味兒。道上，因是清晨，人不多，只稀疏地有些人力車夫懶散地拖着空車在路旁等候主顧。

週圍靜靜地沒有聲響，心中也靜靜地沒有思慮。前邊那塊空坪裏的唯一的一樹梢上有幾隻小麻雀兒想是醒了吧，唧唧的在喊牠的媽媽呢。我這樣靜靜地在窗前立了許久，許久。

忽然，在前面一條交叉的路上，來了一羣小孩子，每個孩子提着一個書包，這是一羣到學校裏去的孩子們，我這樣想，他們漸漸地走到我面前來了，我清楚地看見一共有六個男孩子，兩個女孩子，天真活潑的在說笑着；他們從窗子下面過去了，去遠了。是的，每天早上，我起來後，忙着漱洗，就忙着到那廉價收買我的腦血的所在工作去



了，從未這樣開闊的靜靜的獨自站在這裏，在清晨。我看見這羣孩子們提着書包上學，一種新的美麗的回憶充滿在我的心中。

那是十五六年以前的事了，我正在長沙某一小學讀書，家離學校很遠，初二、二年媽媽因我年紀小，雖然路途仍是讀「通學」。每天早上，齊了件，（同居還有幾個同學）就提着書包出發走向學校去；學校在北門外，須經過城牆，（那時候城牆還沒有拆去呢。）我清楚地記得：我們從缺口爬上了城牆，一直沿着城牆往西走，我們居高臨下，左邊可望見整個城市；右邊呢，是空曠的田野，阡陌成羣；底下是護城河的水，青悠悠的在流，還有魚兒呢。我們慢慢地走着，呼吸那新鮮的空氣，初出的太陽，燦爛地，和軟地在我們的頭上晒着；我們懷着無限的快樂，走到了學校。「學校」呵！學校是我們第二個家，我們黃金時代的生活，一大半消磨在學校裏，學校給我們新的知識，新的生命。

——這是一個夢呵！站在窗前，我沉醉在愉快的回憶裏，這是一個夢呵，我這樣在心中感歎着。現在呢？自從大學出來了以後，走進，不，跳進這罪惡的溶爐裏面——（社會），我的靈魂被溶化了，終日為着生活，為着職業，四方奔走，這一切一切的俗事使我變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人，同時却讓自己的天真偷偷地逝去，而走上頹廢之路。

更引為恨事的是自從六年前，那還是在上海讀書的時候，我的初作「塊雲」付印後，許久，許久一個字也沒有寫了，為什麼這樣消沉呢？今年已是整整地二十三歲了，眼見着青春的年月漸漸的逝去，而自己還未做過一點有意義合乎思想的事業！人間實在太冷酷了，永遠地如一虛在黑暗中的冰山，沒有光明！沒有溫暖！只是陪害，只是

悲慘，永遠地，永遠地。我孤獨的在這座冰山上，我生活在這血與淚的世界中，終日追念着幼小時代的歡樂與天真，現在呵，只能在夢裏尋求！

我離開窗前，走向書櫃拿出一束稿件，這束稿件擺在書櫃內已經六年了呵，這是與「埃靈」同時寫作的幾篇故事，這裏面沒有戀愛（成年人的），沒有使人麻醉的肉與金錢；這裏面只有天真的眼淚，純潔的靈魂，真實的心，這是「一個小孩子的故事」。

每每地想取出來發表，同時想刪改一下，可是捉起筆來，一個字都不能加上，真怪，這是什麼緣故呢。我的思想進退了麼？我的文字退步了麼？是的，我知道了我的天真的心情已逝去了呵！已失去了我可寶貴的「童心」，或許我再也寫不出了那「一個小孩子的故事」。我將一字不再刪改的去付印，保存這一點點已失去了的童心！我小心地翻着這一頁一頁的過去的黃金色的生命。

「孩子哭了，」我正在翻閱稿件的時候，我的小同兒在搖籃裏哇哇的哭了，我趕忙的喊地的母親：「年，孩子哭了。」年正在外間充乳粉，聽見了我的聲音很快的跑了進來，抱起孩子，吻着小臉兒，孩子又笑了，我注視着孩子的笑容，又沉落在以前的回憶裏，我的幼小時代呀，去了！去了！永遠也不會回來了！這是一個夢，一個美麗的夢呵。

我注視着孩子胖胖的臉兒，我想着：以後是否再能收集些天真的眼淚，歡樂的故事，獻給我所親愛的小朋友

們以及大眾呢？

童

心

我俯下頭來放在手掌裏，我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悲哀，這樣靜靜地坐了許久，稿件握在我的面前，窗外太陽已經很高了。

一九三五，二，二五，在南京。

四

鶴 皋 壠

鶴皋壠，那是在湖南臨湘縣的一個小村莊，我已經十多年沒有到過那地方了，我外婆家就在那裏：是一所高大的中國老式房屋，不記得是什麼樣子了，彷彿在大門外頭有一個禾場，過去有一大塘，再過去。那就完全忘了。

長大了，聽見媽媽說，我是在外婆家生的，那正是「反政」的那一年，民國元年。說起我生的地方，我記起陳外婆家的一些小朋友們了。

五歲的時候，我跟媽媽和比我小三歲的弟弟家發坐着轎子走了大半天的路，於是到鶴皋壠了；接着便在那地方住了兩年。

我有兩個表兄，三個表妹，還有一些小朋友。在夏天，太陽剛下山，我們這班淘氣的孩子們，都到禾場裏來玩，大人們也搬了竹牀到禾場裏乘涼，不頑皮的孩子，就乖乖兒的靜坐着，聽大人們講故事；淘氣的孩子，就都到塘邊上來玩：釣魚，打「漂漂」，上樹去捉「蟬涼子」，或者做「糞子」玩，再下流一點，就是打銅角子「碑」，那是痞子行為，在媽媽面前，我不敢跟那些孩子打。

我受歡喜在塘邊釣魚，或者打「漂漂」。

有一天，我同大表哥一路到塘邊去釣魚，沒有好久我們釣得一大盆了；那塘裏魚真多，水又清，我們能夠看見

牠們很活潑地在水內遊來遊去。

「掛哥，我們來打「漂漂」吧，看誰打得多。」我看見魚釣得不少了，拿了一塊尖尖的瓦片，這樣的喊他。

「好咯，你一定不行。」他隨手就拾起一塊瓦片。

真的，他比我大了好幾歲，每次打「漂漂」總比我打得遠些，個數多些。

「哼！不怕你！上回我手腕痛了。這次來試試看。」我不服氣的說，其實一定打他不贏。

「你看！家鴿。」

他微俯下身子，手一動，那塊薄瓦片就很快的飛到水面上去了，在水面連續的漂了十幾下，幾沉下去，他的本事真好；沒法，跟着我也用力拋去，但是，可惜，太丟重了，漂了兩下就沉了！

「這次，我太用力，怪不得，再試試看。」我還是不服氣。

「細仔子，不行呀，再來也是我打得多。」他只比我大幾歲，其實都是小孩子，但是他每次都這樣喊我做細仔子，我心中說不出的不高興，每次都向他提出嚴重的抗議，總不得結果，他總比我大些。

「嘎」的一聲，他手中的瓦片又飛出去了，這一下，我以為一定比上次更加多些，會打幾十個，但是，不然，他臉上沒有先前那樣驕傲的笑容了，那瓦片很有勁的在水面上一碰：「的涼」就沉下去了。

我的瓦片也跟着飛出，一連在水面上漂了許多次，這次，我可大大的高興了，這是一次意外的勝利，我臉上也

笑，心中也笑，歡喜得什麼似的。

「哼！牛皮破了！細仔子行不行呀。」我很得意的譏笑他。

他沒有話說，沒法，他想再和我比，但是無論如何，我不肯，恐怕失去了這一次意外的勝利，他只得說：「你還敢和我比嗎？」

「哼！牛皮破了，看是誰不行呀。」我只是這樣譏笑他。

回來的路上，我很高興的唱着歌，他輸了，只得默默地聽着。

「二舅娘，我今天贏了掛哥，打「漂漂」他不行。」

我逢着人，就報告這一次的勝利。

「媽媽，掛哥不行。」

「三姐，我贏了掛哥。」

「五弟，掛哥的牛皮破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！」

這次打「漂漂」無意中贏了掛哥，我逢着誰，就說自己已有本事，掛哥不行，以報他平時喊我做細仔子，輕視我的仇。

這晚上，我記得睡得十分甜蜜，在熟睡的時候，有時在夢中，手一動一動的，好像在塘邊上，用勁打「漂漂」。伏天慢慢地過去了，也沒有蚊蟲咬人了，一到吃完晚飯，四舅就監督着我們唸書；孩子們在夏天玩得瘋了，一時那裏能夠管束得住，但是當我們看見四舅沒有笑容的臉，和那放在他面前一條光滑沉厚的竹板，都怕挨打，只得大起喉嚨唸書；一邊唸，一邊用眼暗瞞四舅那討厭的臉，一邊和哥哥弟弟們做鬼臉。

還好，每次都有那和善的外祖母，替我們解圍，她老人家，怕孩子們唸得太久，吃力，要四舅走開，等我們睡去，其實是叫我們去玩。

在晚上，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夠暢快的玩，因為到處都是黑壓壓的，每個孩子的心中，都懷着那黑紙中藏着鬼的心理，因為常常聽見杜二媽說：她看見一個散髮腫胖的落水鬼，從禾場那邊塘裏爬出來，在田塍上走路；外公揚籃四爹也說：在上屋菜，一間小房子裏，常常地在半夜有鬼叫；王老伯說得更嚇人些，說什麼：有一晚在東廂房的門前，看見一個東西，吊在橫梁上，落來落去，舌頭伸出來有幾尺長。這樣，在晚間我們不能暢快的玩耍了，這是我們唯一抱憾的事。

有一回隔壁的王老伯又到這邊來了，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頭子，我們也還歡喜他，每次他能講一些有味子的故事給我們聽，每次都不落空，我們也不會忘記，只要他過這邊來，我們就有故事聽了。

他坐下，我們圍着他，還有大人們；他和大人們談一些閒天後，便和我們講故事了，孩子們都想着，王老伯肚子

裏不知裝了多少故事，每次都講，但是每次都是不同樣的另一個有趣的故事。

我們怕鬼，但同時又十分歡喜聽鬼的故事，像這一類的故事，在王老伯的肚子裏也裝了許多，然而他不大和我們講，怕我們嚇着，並且我們起先高興的聽他講，過後我們又十分的害怕，便大大的埋怨他了。

這次，他來了，少不得又要講故事，講來講去又講到鬼的故事了，於是我們更清靜的聽着。

我是一個最怕鬼的孩子，聽見他講鬼，我想走去睡，不聽；但是我又想聽，因為他講得是那麼有趣，有時大人們都在作鼓正經的聽着。到底我聽怕了，趕快坐在大人們中間，兩邊前後都有人，我坐在中間，這樣放心，生怕那鬼把我抓去似的，又好像那鬼就在我旁邊站着。

那晚聽完了故事以後，我十分害怕，睡的時候，心中總是忐忑不安，好像孩子外面有許多鬼，越起越怕，結果只得鑽進被子裏去，蒙着頭，氣都不敢大出，這樣出了一身冷汗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睡着了，再睜開眼，天亮了。

從那次後，我再也不聽王老伯講鬼的故事了。

離「鶴峯壩」不遠的「趙李橋」那是一個車站。

是一天的下午，掛哥，三林，二表哥，我，四個孩子約到「趙李橋」去玩。又怕媽媽曉得，她怕火車壓死了我們。我們偷着去玩，想坐一下子火車，我們既然有了這個心願，就冒險出發了，回來，要是媽媽曉得了，要打屁股，也不管它。

是熱天，太陽火一般的在頭上晒着，走到「趙李橋」車站，已是大汗滿身了。車站是洋房子，與我們住的屋，樣子不同，掛哥年紀最大，他早就說，他認識這裏的站長。

他走頭，我們跟着走進車站，我回過一望，那裏有什麼火車呢？只見一根根的木頭上擱了兩根很長很長的鐵條，我站在鐵路中間一望，呀！望不到底，恐怕有幾里路長吧，我這樣想着。呀！我又發現一樁奇怪的事，怎的？怎麼越遠越狹呢？掛哥不是說嗎，火車就在這兩根鐵條上走來走去的，這不一樣寬的路，火車又怎麼走呢？火車是前一節寬，後一節狹一些嗎？

「掛哥！」掛哥正在那邊跟一個人說話，那個人手裏拿着一面紅一面綠的旗子在玩呢，我大聲的喊着說：「掛哥，快來，你看這真奇怪呀！」

「什麼事？家鶴。」掛哥走到我面前，二表哥，三妹也來了。

「你看，怎麼我們面前的路寬些，前面越看越狹呢？」我指着說：「那麼火車怎樣走？」

「哈哈，家鶴你真是細仔子，」掛哥笑着說，他還是喊我做細仔子，「你來跟着我往前面走，就曉得的。」

我，二表哥，三妹，全跟着掛哥往前走，在兩根鐵條的中間走，真的，這更奇怪了，剛纔站着不動往前看，是越遠越狹，怎的，現在走到前面，處處都是一樣寬的呀！可是抬頭向前面望，仍是越遠越狹。

「掛哥，」我問他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呀？」

「我也不曉得這是什麼緣故，只曉得鐵條插在木頭上，處處都是一樣寬的，可是站着不動，就越越狹了。」
起先，我看見掛哥打哈哈，我以為他會告訴我們這是什麼緣故，現在他跟我們一樣的不懂解。

「我們去問站長吧，」掛哥提議着說。

站長這傢伙，有點像外公說的洋人，穿着短衣戴着怪樣子的帽子，又有點像兵，可是仔細一看，還是跟我們差不多，帶着點洋人味兒吧了。站長看見我們這一羣孩子，跑到他的房裏去，倒還客氣，笑咪咪的向掛哥說：

「不要在鐵路上走，怕火車壓。」

他倒有點像媽媽呢，我想。

「站長先生，」掛哥很頑皮的說：「火車倒不怕，倒有一件很奇怪的事，我們都不懂解；我們站在鐵路中間，怎樣前面的路寬些，前面越看越狹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「哈哈！」站長也照掛哥先前的打了一個大哈哈：「掛哥，你真是細仔子。」哈哈，我心中跟着打了一個痛快，哈哈，站長替我報了仇呀，他喊掛哥做細仔子呢！「你站在中間一直往前走，你再不是一些寬的嗎，」站長接着說：「你真是細仔子！」又加了一句，我真痛快，我感謝站長，我笑咪咪的望着掛哥，心中說：你還喊我做細仔子嗎！

「站長，」忽然二表哥大聲的說：「我們已經照你的話走過了，可是抬起頭來，前面還是越看越狹呢？」

「呵……」站長睜着眼睛望着天。「呵，前面還是一樣？……」
 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我逼着問：「站長？」

站長，站長還不是跟我們鄉下伢子一樣嗎？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，我心裏想，等將來到城裏去問爹爹吧。先前那個手裏拿着紅綠旗子跟掛哥說話的來了，他很恭敬的向站長說：「下一班火車快要到了。」

我們的目的是要來坐火車的。聽見說火車快要到了，心中是多麼歡喜，我們也不追問站長了，都跑了出來。果然，那個拿旗子的人並沒有說謊，他還站在那邊玩旗子呢，遠遠地就聽見響聲，還在冒黑烟兒，我們在站台上歡呼了起來；更加近了，我們很清楚地看見牠飛快地跑着，比馬還快些，還大聲的叫着哩，牠跑到我們面前，漸漸地慢了，大聲的喘着氣停住了。

呵，真好玩，一排排的房子呢！無數的窗子。車停了，每個窗子裏伸出來一個腦壳，向着我們笑呢，我們也向着他們笑。

「上車吧！」掛哥一聲喊，我們就不顧一切的往上面爬，真有趣呵，一排排的椅子，有點像王二爹私塾的樣子，可惜王二爹不在這裏，不然的話，我們一起搬到這裏來讀書，倒真快樂呢。我們不約而同的每人佔據了一個空位子，照他們一樣的從窗子眼裏把腦壳伸出去看，個個笑哈哈。

「掛哥，我們到城裏去玩吧。」我笑着說。

「三妹，你也去吧。」二表哥接着說。

「喂，」掛哥說：「不要下去了，在這裏睡覺吧，多好玩。」

我們正玩得高興的時候，忽然地有兩個人從後面把我們四個，一隻手挾一個，慌忙地跑下車來，送到站長室內，等我們坐下來後，那兩個人又連忙的跑出去了，一個是站長，一個是那個玩旗子的人。

火車又吼了起來，竟不招呼我們又很快的滾走了。

「呀！」掛哥喊着：「要不是站長捉我們下來，怎麼辦呢，不是坐了火車進城了嗎，媽媽到那裏去找呢！」我心中忽然跳了起來，真的，媽媽到那裏去找呢？

回來的路上，已近黃昏，掛哥打主意，要我們都不要說到「趙李橋」車站來，只說到山那邊塘裏釣了半天魚。那晚上，三表妹年紀小，心裏有什麼說什麼，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四舅，結果是每個人撻了一頓屁股，掛哥打得最重，板數最多。但我們心中却對於那奇怪的火車感到無限的興趣，始終念念不忘。

故鄉「嶺上」

從外婆家回來，就住在「嶺上」，那是我的老家，也是我的故鄉。

在「嶺上」，只有我們一家，分做三個門面，我們住在中間，兩邊是叔叔伯伯們分住着。我跟媽媽在那裏住了許久；那時曾祖父還在，白鬍子長到胸前了。

屋後是一所竹林，屋前的兩邊，是一片掛林，再過去是稻田；也和外婆家一樣，有禾場，有塘，還有一個很大的菜園，可沒有鴉翠瓏那樣熱鬧了，但也不很寂寞，只要走遠一點，那裏有一個小村鎮，叫做楓林嘴，在那裏什麼也有得買，還有從縣中市街上來的把戲看。每次去，都要大人伴着，因為從「嶺上」到楓林嘴，要經過一座很高的木板橋，一不小心，就會掉下去。

回到「嶺上」，我沒有像在外婆家那樣多的朋友了，只剩得我和小弟弟；雖然隔壁叔祖家裏有兩個小女孩，她們看見是新來的，似乎太陌生了，總歡喜紅臉，不和我們說話，也不和我們在一起玩。沒法，我的心中寂寞得不堪，只得成天的悶在房裏，和弟弟打架，皮氣沒有先前那樣溫和了，媽媽說我不乖；小弟弟也蹺着嘴；要回外婆家去。我們兩個，常常在附近的樹林子裏玩，後面竹山上去過，後來不敢去了，聽說那山上有一條大狼吃小孩子。從大門出來，就是禾場，從塘岸上過去，下坡，是一個很斜的坡，就有一片金黃色的花，那是油菜，十分美麗；再過

去，有一條小河，水很清，瞧得見底兒，我和弟弟常在這裏釣魚，有時到那邊山腰裏的小溪中，去捉螃蟹。

不久，到底孩子們容易相好，我們和隔壁兩個小妹妹玩在一起了，並且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

有了伴，自然玩得熱鬧些，每次在大人所規定讀書的時候，我的心總是在外面跑圈子，小弟弟也不肯認字，只喊要玩，我人太些，只悶在心裏發愁。

這是一天早上，我清早就起來了，老弟還在睡，我獨自一人到外頭去晒太陽，那是在初春，纔出來的太陽十分溫和，像在微笑着紅臉兒的老太太，溫柔的撫摸着我的全身。

在禾場上坐了一會，我覺得太無味；走到那邊樹林中去，那裏有幾個新砍掉了樹幹留着的樹根，我坐在那一個較高而很平滑的上面，默默地想起昨天在柵林嘴街上玩，和徐長興油貨店的五香麻花與椒鹽散子的味道，同時又計劃着今天如何同弟妹們玩耍的法子。

一陣風送來一羣孩子們的笑聲，我聽到，我知道那笑聲裏有幾個孩子，好久就聽熟了，這次我知道是隔壁的兩個妹妹，和小弟弟。

果然一點不錯，他們在樹林外面喊我了，接着從那條很狹的路上來了一羣我的伴侶；走頭的是弟弟，跟着是兩個妹妹；忽然使我注意，而且有點奇怪，在這三個孩子後面，還有一個比我們都大的女孩子，我從未見過的一個陌生人。

「她！」我迅速的從掛報上跳下來，望着那新的來孩子，很高興的問弟弟：「她是誰？」
「呵，她，——她是昨天從街上來的大姊姊。」

兩個妹妹搶着告訴我，那新來的朋友似乎很怕醜，臉上緋紅了。

我因為對新來的朋友表示歡迎，請她坐在我先坐的那個掛報上面，我們就坐在她面前的草地上。她先前不和大我說話，但不久我們談得很親熱了，我知道她會講許多美麗的故事，她住在尋家市，那是街上，自然比我們鄉下孩子聽得多，看得多；她已經有十歲了，我們都喊她做大姊姊；她雖然是街上來的，並不「擺格」，在我們的眼中，這位新來的大姊姊，是一位美麗而十分溫和的朋友。

我們很歡喜和她在一起，她給我們講一些有趣味的的事情，和好聽的故事。

不久，就是從這樹林裏回家的時候，我們和那新來的大姊姊成了好朋友。

這天晚上，她和妹妹們到我家來玩。

她坐在我的書桌前面的椅子上，我們坐在週圍聽她講城裏的事情，那是一些我們從未聽見過的有趣的故事，她真會說，和大人一樣，說的話又有趣，又好笑，又大方，我們很清靜的聽着，比聽四舅講書還要清靜，誰也不做聲，祇她在高興的說着。

「大弟弟，你們這裏很好玩呢，我歡喜在這裏，街上不好玩，我在那裏沒有一個好朋友。」

美麗的大姊姊，講了許多關於街上的故事以後，向我這樣說，因為我最大，所以她叫我做大弟弟；自從離開外婆家後，就沒有人叫我做弟弟了，只天天聽見姊妹們喊我做哥哥，勿然聽見她喊我做弟弟，我十分歡喜。

「真的！我很不相信她的話：『我想街上一定比這裏好玩得多，大姊姊。』」

「我不騙你，街上我住得太久了，沒有味，還是你們這裏好玩些。」她很認真的說。

「那容易。大姊姊就在這裏和我們玩好了，不要再回街上去。」我弟弟接着說。

她跌跌地不做聲，好像不肯再說下去，兩個妹妹好久不說話了，這時她們替大姊姊回答着說：

「哥哥，你們不曉得呢，姨媽說：只在這裏住幾天，就要回去呢，大姊姊要跟着她一起回家的。」

這消息令我和弟弟很不快活，好容易有這樣一個可愛的朋友來和我們玩。不久就要回去，這叫我們太掃興了，大姊姊也很難過，與我們同感到十分不樂。

「這樣吧！我想了一個主意：『要姨媽先回去，大姊姊留這在裏，要回去的時候我們要叔祖送她。』我又問她：『大姊姊，這樣好不好？』」

「好——好！好主意！大姊姊不要回去，和我們在一起吧。」姊妹們都贊成這個主意。

「好是好，我是願意的，」她很快樂的和我們表同情說：「只怕媽媽不答應呢？」

我們沒有想到這方面，真的，要是姨媽不放心，不答應呢。

結果，我們想出一個完善的辦法，就是要大姊姊去要求姨媽答應這個要求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弟弟都沒有睡得安靜，做夢都在和大姊姊說話講故事，又夢見大姊姊和姨媽回去了。

第二天一清早就爬起來，我和弟弟在木場上等她們出來，沒有多久她們出來了，頭一個是大姊姊說：

「昨晚同媽媽說了，起先她說不行，後來我就哭，她才答應，但是要我先回去，把我一人留在這裏可不行，只多在這裏住幾天，還是委我跟她一路回去呢。」

我們都很失望，沒法，姨媽只有一個這樣像寶貝似的女兒，一定捨不得她一個人留在這裏的。

「不要緊，弟弟，橫直還有幾天，我們到那時候再想法子吧。」大姊姊這樣安慰我們。

大姊姊給我們唱了一隻美麗好聽的歌兒，並且教給我們；兩個妹妹比我和弟弟似乎唱得好些，她們是女孩子，我們靜靜的聽大姊姊唱，暫時忘了憂愁。

真怪，自從大姊姊來後，我沒有先前洶氣了，弟弟更「斯文」些。我們只是想和大姊姊唱歌講故事或者畫小狗，小人，菩薩玩，也不想到泥水中去捉螃蟹；也不想做醜陋的泥人兒了；柘竹嘴的五香麻花都不向媽媽吵着要吃，我真不知道為什麼和大姊姊這樣要好，並且變得這樣的「斯文」而不玩皮了。

姨媽允許了幾個小孩子的要求，多住了六天。這六天中，我們儘量的想法子玩，都把平常所有的財產一齊拿了出來。我把那幾張爹爹從長沙城裏寄來的畫片，和脫了一隻腳的小洋囡囡都拿了出來，送了兩張好看的畫片

給大姊姊，她十分歡喜。在這幾天，她給我們講了許多好聽的故事，我學會了三隻美麗陶歌兒。

大姊姊告訴我們，街上有風琴，手指按上去就會唱歌；有洋號；還有背鎗洋鎗^{洋鎗}穿着灰色衣服的兵，她說：她最喜歡最討厭的就是那穿灰色衣服的兵，她說那些東西，比李伯伯的守門老黃狗還惡，她看見了這些人就飛跑，跟怕那老黃狗來咬她一樣。她說了許多，我們十分歡喜。

最後的一天終於到了，媽媽說：今天要去；大姊姊要和我們分開了，或者再永遠不能夠見面，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，都感覺得一種極大的悲哀與總總。

誰也不說什麼，好像話太多了，一時不知從那句說起，大姊姊也無心講故事了，大家靜靜地不做聲，一刻也不肯分開。

吃飯的時候，我的肚子好像飽了似的，總吃不下去，小小的心靈中，因這次好友的別離，覺得深深的悲哀。起初，大姊姊來的時候，已經給我們每人一技彩色鉛筆，這禮物已給我們十分的欣喜和寶貴了。

我們坐在一起，默默地不作聲，心中酸酸的很是難過；忽然，她好像記起來什麼事情似的，跑開了。不一會，她拿來一包東西，打開，在我們每人手裏都揀了一樣，我知道這是臨別時，她給我們的禮物；我的是一個美麗的小洋紙本子和一條小牛，那是用蛋壳一樣的材料做的，同我那個脫了腳的小洋圍圍差不多；我們用感謝的眼光向她看着，也沒有什麼話說，將贈品放到口袋裏面去了。

我們也送了許多東西給她，我送的是那刺的幾張畫片，和一袋甜栗子，那是我心的食品。姨媽和大姊姊都預備好了，抬轎的阿四和閔生也吃饱了飯；我們明明地曉得大姊姊是要回舊家市街上去。

大姊姊走到我們面前，含着眼淚和我們道別：

「不久，我又會和媽媽來的，再來的時候，我一定帶許多好玩的東西給弟弟妹妹。」

「大弟弟，你那幾張畫片真好看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們的眼睛紅了，想哭，但是那邊有許多大人，我們怕醜，就沒有哭，眼中盛滿着將流出的眼淚。

「大姊姊，你走了！我們真不好玩了，你到街上，不要忘記了我們喲，最好是要姨媽來，那麼大姊姊也會和我們在一起了。」我忍着淚說：「大姊姊我們這裏不久就有熟桃子和李子吃了，你若是在那時來，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吃了；要是不來，我一定要搗些大的，熟透了的，叫人給你送去，姊姊……：別忘了我們喲！」

「是的……是的……我一定記得的！」女孩子的心軟些，她哭了。

我們也再不做聲，只暗暗地傷心，姨媽上轎了，大姊姊和我們牽着手還是不肯走。

姨媽在轎子裏面，向大人們笑着說：

「你看，小孩子們在一起最容易要好。」她又向我們說：「寶貝們，我下月一定來玩的。」這樣我們不得不忍着心放手，大姊姊流着淚對我們只輕輕地說了一聲：「我去了！」我們一直看不見轎子的影子，纔默然回家。

回來，我一人坐着，心中一酸，先前含着的淚，自然流下來了。

大姊姊在我 and 弟妹們的心中，是許久許久都沒有忘記，每次玩的時候，我們總記得她。一月過去了，梳子李子都紅熟了，我們只得獨自吃着，沒有人上街，也沒有給大姊姊送去。又過了好久，大姊姊終於沒有再來。

到「樓閣山」去的路上

姑姑住在「樓閣山」，離我家裏約有五里多路，走起來不到一點鐘就到了，這是我常去的地方，也是我最歡喜去的地方。

每次和媽媽，多半是和祖母一路，坐轎子去，但是我不歡喜坐轎，路不甚遠，走起來還有趣味些，

鄉間的道路都不好走，有的兩邊都是水田，不小心就會掉下去；有的是山路，上山下山那不平的石子狹路，小孩子是不容易走的；到「樓閣山」只有五里多路，然而我一人總不敢走，並且沿路都有惡狗，所以每次媽媽和媽媽不和我去的時候，我就跟着沈師務去，他是我家的長工。

每次只要我去姑姑家，她總是預備一些從街上買來的點心，儘我的量吃；在那裏吃飯的時候，我能夠吃到我最近歡喜的臘肉臘魚，和些別的好菜，回來的時候，口袋裏還塞得滿滿的。

德哥，他是我第二個表哥，和我最要好，每次去了，他總是帶我到附近的小村裏去玩；把他最心愛的玩具拿出來給我，在那時候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們從沒有相罵過，他比我大三歲，是個小胖子。

達到寂寞無聊的時候，我就想到德哥和姑姑家裏底點心了，於是向媽媽少着要到「樓閣山」去。

到「樓閣山」的途中，雖只有五里多路，在小孩子看來是很長的一條路，我不大願意走路，也不歡喜坐轎；沈師

務就是我所要說的「兩脚馬」了。他是一位和善的中年人，做我的「兩脚馬」有年數了，從我能夠騎在他的肩膀上的時候，直到他背我不起為止，每想到姑姑家去，就想起他來了，沒有他，我就別想去，因為我一個人，不敢獨自走這樣的長路。

「兩脚馬」這個名詞，是我和住在臨湘縣城的本哥給他起的，有一次：本哥從縣城老遠的跟伯娘到鄉裏來，我看見他同我到姑姑家去，騎在沈師務的肩上一樣的，騎在一個人的肩膀上，後來他告訴我，他已經起好了一個很恰當的名詞，叫做「兩脚馬」，我也同意，從此，我就叫沈師務做「兩脚馬」了，他也不拒絕這個名字，他對我老是笑咪咪的。

騎「兩脚馬」是這樣的：沈師務先蹲在地上，我再爬上去，跨分開，騎在他的兩邊肩膀上，我抱住他的頭，這樣就可以很舒適的坐在姑姑家去，或者旁的地方。

在我們鄉下孩子們，差不多都歡喜騎在大人的肩膀上，因為這很好玩，比坐轎子和土車好玩得多。

六月大熱天，正是挑李出世的時候，德哥老早就送信來要我到他那裏去吃桃子，又說李子也熟透了。我家後背山上，也有幾根挑樹，果子也紅熟了，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總不及姑姑家裏的嫩甜，每年一到六月，我就到「接閭山」去飽吃一頓。

那是一天的晚上，因為在白天，太陽底下不能走路，熱得太厲害了。我和沈師務到姑姑家去，照例我又騎在他

的肩頭上。

我們慢慢的走着。

天上有一個不大圓的月亮，晶瑩地照在地上，掛上，和我們的身上；我總看見那潔白的月亮，在天上跟我們走，一直到姑姑家。

三伏天，在鄉間熱得更加厲害，太陽很頑皮的晒着；可是一到晚上，就十分的涼快了，我騎在沈師務的肩上，他慢慢的走着，講些故事給我聽，使我十分快樂。路上鋪着從樹林間透過的月底碎影，稻田裏像鍍上了一片銀似的潔白，快熟的禾稻，被微風吹着，在銀色月光的下面，不住的搖蕩，跟在平靜的水面隨風吹動的涟漪一樣的好看。

我和沈師務這時候，在月亮底下走着，都十分快活，想坐下來看月亮，夜在我們的眼中，是太美麗了；本來，我們知道什麼：「自然的偉大，和美麗。」不遇這在鄉下，無論大人小孩誰都知道，月亮照在地上，潔白得好看，太陽來和去的時候，那紅色染在天際鮮艷得可愛……：雖然他們是沒有讀過書的鄉下人，但也知道愛好自然，讚美自然；只要是人，就富有這美感，這是人的天性。

我們仍是慢慢的走着。

忽然，我聽到一種很刺耳的鳴聲，那聲音是從路邊草地撒出來的，並且繼續的在叫着，越聽得久越好聽，我仔細的聽着。

「沈師傅，這是什麼東西在叫呀，好像唱歌吹笛子似的。」

「這是路旁邊草地裏的野蟲子在叫，有什麼稀奇呀，到處都有的。」

「這好像有許多不同的聲音似的，你知道牠們的名字嗎？」

「太多了，我分不清楚，……不知道。」

是的，這有什麼稀奇，在鄉裏無論在那裏都能夠聽見蟲兒叫，但是我不知道牠們的名字，也從未注意過，這次我好奇地問沈師傅，他也只知道是草地上的野蟲兒叫，並說不出名字。

在月亮底下騎「兩腳馬」底機會是很少的，因為晚上，媽媽怕我嚇着；這次，在晚間我聽列草^三地上竟有這多的蟲兒唱歌，使我十分歡喜；白天，我坐在家裏，自然而熱地有不斷的蟬聲跟着夏天的熱風送來，聽得太多了，慢慢地也不覺得有趣，並且一到蟬兒出世的時候，我總得捉幾隻，放在紙盒子裏，獨自賞玩；那「之……之……之格……」的鳴聲，在我的褲子裏面，茶杯裏面，甚至於口袋內，隨時都可以聽到，每次捉來，就隨意的亂放着，說到底，蟬聲我聽得太多了。

每天晚上，在禾場乘涼的時候，塘裏的蝦蟆叫，和草叢中的蟲鳴我從未注意過，尤其是蝦蟆叫起來，我更覺得討厭，太多了，「唧唧……」的聲音，使人聽見了難受。

今晚，在路上，只我們兩個人，清靜得很，這清幽的蟲鳴，忽然使我注意起來。

到「樓間山」去的路上

雖然，我不知道蟲兒的名字，但我能分別出來許多不同的聲音，我知道有許多不同的蟲兒在合唱，有高有低，有快有慢，互相不斷地低吟高唱，唧唧吟吟，真是好聽。

我不做聲，很注意地聽這清幽的蟲鳴，我不知道為什麼忽然這普通的蟲聲，使我注意起來，覺得牠們唱得十分有趣好聽。

我想起家中抽屜裏，今天早上新捉的蚱蜢了，牠的聲音太粗糙了，太響了，不及這晚上在草地上細鳴的蟲兒那麼清幽好聽，塘裏的蝦蟆，那更糟了，像沙了喉嚨似的，在拚命的吶喊。

沈師爺還在不住的和我說東說西，我沒有理他，只靜靜地細聽草地上的蟲鳴，真怪，越聽越覺得有趣，那聲音就好像按着拍子似的，快慢得很均勻，在奏着自然的音樂。

沿路都有這樣的蟲兒在唱，到姑姑家裏，就沒有了，可是那清幽的鳴聲，好像還在我耳邊響着似的。

我失去了一個親愛的小伴

在鄉間，除開叔祖那邊的兩個小妹妹以外，我唯一的每日一刻不離的伴侶，就是老弟家發了，他只比我小兩歲，民國二年在故鄉「嶺上」老屋裏生的；那時我正和祖母在「樓間山」姑姑家，剛聽見這個消息，我就跟祖母坐轎子回家；媽媽睡在牀上，從被裏抱出一個滿臉緋紅的胖孩子，他眯着小眼睛望着我；祖母告訴我，從此以後有伴玩了，這胖孩子是我的弟弟。

過了三年，他三歲，我五歲；他能夠走路說話和淘氣了，於是跟我在一塊兒玩，他比我小，我常常欺他，太狠了，他只有大哭；他沒法，他打我不過，罵我不贏，後來慣了，我越發欺他，他每天哭的次數越多，可是他告訴了媽媽，我就得挨打。

有一次，那是快斷黑的時候，媽媽給我們每人一碗糖拌米粉吃，我和他都到禾場上來，每人搬了一條小凳。吃的時候，我無意中瞟了他一眼，看見他碗裏似乎滿些，我惱了，怪他不應該比我吃得更多；每次吃零細東西，總是我多些，我於是敲着眼睛走到他的面前，他似乎知道我的來意，連忙苦着臉咬着牙，給了我一茶匙米粉子；我一看事情是這樣容易，於是更加有勁，媽媽又不在面前，就惡狠狠的奪了他的碗，倒了一半在我的碗裏，纔退給他。我是多麼狠可，常常是這樣欺他，每次我都沒吃虧，我非他，要是告訴了媽媽，我就要把他送到山裏去，給狼吃。這次想

我失去了一個親愛的小伴

是太過份了，起初，他不做聲，只眼暗紅，接着便大聲的哭了，米粉也不吃了，跑進去只喊媽媽。

我知道這次他會一五一十的告訴媽媽。果然，不一會媽媽把我抓進去了，用竹板子打了我一頓屁股。

欺他的事情，一時也說不清，我只記得我從那次挨了媽媽的打後，他每天哭的次數更加多了，因為我更恨他，怪他不應該告訴媽媽，害得我挨打。

到底是親兄弟，寬化有解決的日子。

一天早上，吃了早飯，他忽然笑咪咪的喊了我一聲哥哥，又將他那最歡喜的寶貝，——一個小泥人兒，送給了我，我十分歡喜，親密密的陪他玩了一個整天，以後我倆十分要好，也沒有打過架，他是我唯一親愛的小伴，一直到他永遠的離開我的時候。

這是在炎熱的伏天，他因為亂吸東西的緣故，得了一種流行的時症了，起初泄肚子，後來不能起牀，不能吃飯了，臉兒上的紅色，完全褪盡了，身上瘦得皮包骨，接着又患紅痢，每天幾十次，每次媽媽苦着臉，抱了弟弟坐在竹牀上，弟弟紅漲着臉，十分痛苦的被那萬惡的病糾纏着，那可憐的樣子，叫我想起十分心痛，我終日的侍着他，也不高興玩耍了，有時望着他笑，他也回我一個苦笑。

每天，好幾大碗黃黑色的苦水，用武力灌到我弟的肚子裏去，也沒有效，病是一天一天的加重。

媽着了慌，他是一位深信「迷信」的人，看見老弟的病越厲害，就趕緊叫了「塘灣裏」的李三伢子來出「馬脚」，說老弟的病是被鬼纏了，一出「馬脚」請神來把鬼趕走了，病就會好。

我聽見出「馬脚」就害怕，怕那李三伢子的鬼樣子，他平常看起來倒還像一個人，可是一到出「馬脚」他就瘋了，也不知道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，只是他與平常大大的不同了，看起來就是一個活鬼；我總不相信有鬼，也不相信他能夠起得鬼走。

那晚，我總是跟着媽媽，我怕李三伢子出「馬脚」的鬼樣子。

我在廂房裏，只聽見上屋裏敲鑼打鼓和李三伢子做鬼叫的聲音。

我要去看看弟弟，我又怕弟聽見李三伢子的聲音害怕，於是媽媽帶我到老弟睡的房裏，我掀開帳子一看，他正熟睡着，我就坐在旁邊，靜聽着他那細弱的呼吸的聲音。

不久的工夫，真見鬼，李三伢子進房來了，手裏拿着一塊「令牌」，那是一塊小木頭，他常常說：無論什麼鬼都怕那塊「令牌」。

看見他進來了，我嚇得一跳，沒有跑出去，因為我的脚走不動了；還好，有媽媽和媽媽在房裏，李三伢子對我和弟總還不敢怎樣。

那活鬼李三伢子，在房中手點脚跳的也不知在說些什麼。忽然，他走近牀邊，用他那塊所謂「令牌」在牀沿上

我失去了一個親夢的小伴

重重的一打，這重大的聲音，把睡熟的弟弟驚醒了，在牀上大聲的哭，接着我也哭了。

李三伢子很神氣的向媽媽說，這一下子把鬼嚇走了，發寶的病就會好，媽媽十分歡喜。

我只是心痛，我知道那重重的一下子，一定嚇掉了弟弟的魂。

弟在繼續的哭，李三伢子笑哈哈地很滿意的走了出來，向媽媽道喜。我惡狠狠的看了李三伢子一眼，恨不得把他丟到山裏給老虎吃；當時，我心中打定了主意，將來長大了，一定把李三伢子打死。

過了一天，弟弟也沒有起牀，我也沒有去看他。

第三天的早晨，我幾起來，聽見媽媽在房裏大聲的哭，我嚇得不敢做聲，知道弟弟一定不好了，我想去看，好像聽見弟弟在隱隱約約的喊哥哥呢，媽媽抱住我，不准去，說怕傳染弟弟的病。

媽媽在大聲的哭，媽媽在流淚，我也很傷心的哭了！

沈師傅——我家的長工，苦着臉，在燒「錢紙」，弟弟走了，我想，他一定不會要那些爛紙了。

以後，我沒有再見過發弟了，我只是孤獨地不高興的，和隔壁的兩個妹妹玩着，只感覺孤獨，十分的孤獨，我失去了我唯一親愛的小伴！

過了四年，我又有可愛的昆昆來和我玩了，可是我心中總記得發弟，他是永遠的失去了。

城裏與那顆大黑痣

民國六年剛過完八月十五的中秋節，爹爹從長沙來信，要我們到城裏去。

於是與相處六年的故鄉「嶺上」，一旦永遠的相別了。我對它沒有一點留戀的意思，在鄉裏，太久了，早就覺得沒有趣味，想要換個地方；聽見說：城裏有許多我從沒有看見過稀奇古怪的玩意兒，並且比鄉裏好玩得多，好久以前，我就十分想着那奇異的城裏了。

在五里牌，我和媽媽坐了那令我十分驚奇的火車；半晚上車，第二天天亮的時候，我們到了長沙。

以後，我們便在北門議會後街，一幢大房子裏住下了。

到城裏的第二天，我一人偷着跑出來，想領略些城市的風光，屋脊後就是城牆，有點像故鄉家裏的圍牆，但是這城牆高大厚實多了，這事還引不起我的新奇；第二天爹爹帶我從議會後街出來，我便看見了一所高大奇怪的房子，爹爹說這就是省議會，那時祖父在做議員，常常到那大屋子裏去開會；這大屋子使我大大詫異了，怎麼這樣高大呢，不會倒吧，我在那裏呆了許久，我便認識了長沙故鄉為偉大。

不久，爹爹帶我到長沙最熱鬧的街市八角亭去玩，坐上洋車，看見滿街的人和高聳的房屋，一切一切都使我十分驚奇。在那裏，我心中以為這就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地方了，

慢慢地我便很快活地住在城裏了，有時看見這裏沒有掛沒有花草，也稍為記起故鄉。

剛到城裏不久，爹就送我到學校裏去；那是洋人辦的學堂，一切都是洋式。說也好笑，當我第一次看見洋人的時候，嚇得我一大跳，我怕那是從山裏採來的怪物，因為在鄉下從來沒有看見過洋人，也沒有聽說過那高而尖的鼻子，那深深地生在鼻梁兩邊綠色的眼睛，那一腦壳黃色的洋頭髮，那快要頂着樓板的高大的身子，我真把他當做一個怪物，我心裏猜想着，這是王老伯講故事時說的那深山裏的大猩猩吧。

頭一天報了名，第二天就改，我早就在鄉裏跟着祖母認了幾百個字，都背得出來，於是在那幾百個生字裏面，盡力東扯西拉的拚起來，成為一篇文章；後來改算術，在鄉下，天天打銅角子「碑」，那是孩子們一種暗的遊戲，加減乘除，每天用得爛熟了。

第二天發榜，小心兒忐忑不已的和爹爹跑去，果然！喜得我臉上也笑，心中也笑，那榜上不是大大地寫着我的姓名嗎，並且還是第一呢。

我高興得什麼似的，在路上爹買了兩隻很大的可愛的橘子給我，回來我連忙告訴媽媽，她把我撲在背上，說了許多我歡喜聽的話，晚飯時，還特為我煎了一盤我最歡喜的荷包蛋。

家中個個人都歡喜，連那淘氣的小花，一隻玩皮的小狗，都在我身邊撒嬌，亂跳，尾巴搖個不住。

一年過去了，我在城裏也過慣了，認識了許多同學，我自己明明也知道，沒有在鄉下那麼老實了；在這一年中，我整個認識了城市，這裏的人，比鄉下狡猾得多，我所交的小友們，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，他們會騙人，會裝做，會說謊；同時我也漸漸學^會了，因為要和他們一起玩，就不得不學會一切應付的手段，不然的話，他們就會不理你，說你是鄉裏伢子；可是我的心性是不歡喜裝假，總也沒有他們久住在城裏那樣圓滑呢。

終於我由鄉裏伢子，變成真正城裏伢子了。

不知不覺地過了四年，那是民國十年的春天，我們已從議會後街，搬到水風井下胡家花園。在那時，忽然由臨湘縣城來了一個鄉下伢子，比我大些，是伯母的大兒，我叫他做本哥；頭一次見面，使我注意的，就是那一顆大的黑痣，長在他那微黑的前額上。

我開始奇怪，因為這很少，為什麼那樣大的一顆黑痣，正當當的生在額上呢，好像畫上去似的。

就是他到的那天晚上，我們便十分要好，東扯西拉的說個不住，我問他臨湘縣城的情形，一方面我又告訴他一些城裏的故事。

第二天，剛天光，就起來，陪他逛街；我們的話，越說越多，他似乎比我更老實些，但有時他又比我倔強得多，他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孩子。

先前，我與本哥沒大見面，我住在鄉下的時候，他和伯娘住姊住在臨湘縣城；我們同是在壬子年生的，於是我

倆的年歲，便與中國俱長了，他只僅僅地大我四十天，因為這點便宜，我就得喊他做本哥了。

他來長沙不久，也進了雅各小學校，我是初級三年，他是高一，在一起讀書，我們的感情更加好了。

不久，父親在太平門開五金號，我們全家搬到金線巷住下了，每天早上：我，本哥，還有佐姆，三個人坐在父親的包車上，到學校去；劉柱生是個拉車的老手，並不十分吃力，把我和本哥送到雅各，再送佐姆到益湘女校。

天氣好的話，那麼我們不想坐車，出太平門，打河邊上向北走，這樣比坐在車上好玩得多，河岸上有新鮮的空氣，儘我們的量吃；河裏或著深廣的水，水上有大船小划，還有許多令我們生趣味的，像一座洋房似的火輪船。

從河邊走進草湖門，不遠就是我們的學校。

每天上課，他完了，我後完，他就等著我，一起回去，他沒完，我完了，也就乖乖地等著他。在校中，若是有誰欺負我，他就幫忙，他比我壯，他勁大。

我們兩孃親叔伯兄弟是這樣十分要好的在雅各相處了一年。

這一年，他幫助了我很多，我歡喜，我感謝他，他也愛我；還有，他那顆黑痣，長大了許多。

第二年，爹到哈爾濱去了。祖父在興漢門押了半幢三樓中西合璧的房子，在那裏，我們一直住了六年；後來，我也到哈爾濱去了，他和伯娘，還是住在那裏。

就在搬進興漢門那年的夏天，我進了楚怡，他仍在雜各。

分開學校，我們的感情也無形中隨着分開了。

有一次，是星期六，我們都早早地從學校裏回來了，不記得為了一樁什麼事，先鼓眼，接着便動手，他拳頭硬，我頭上起了幾個疙瘩，我蠻，拿起洗衣板，他捺了一下，就是在那頸令我注意的大黑痣旁邊，起了一座小寶塔。

這樣一來，我們再也不說話了，他不理我，我也不恥他，我心中有時起跟他和好，看我們是叔伯兄弟的份上，也得和好。

但是誰都不肯先開口，賠氣怕醜。

在學校，有些同學和我要好，我想起那顆大黑痣，我有點難過，我開始懷疑，為什麼外邊的人，比自己家裏的人，有時倒還親愛些呢，感情這東西，是不分親疏的嗎？

以後，我們也沒打過架，也不說話，這樣一直到我高小畢業，他進了初中；就在那時候，媽媽，昆弟，都到哈爾濱去了，剩我一個人，在長沙；還好，有姑姑，她招扶我，她愛我，我在明德讀書，每當星期六回來的時候，她還是如在「接開山」一樣，煮臘肉，買菜是給我吃。

民國十三年，的夏天，本哥與我又和好了，並且更加親熱，因為我將要到哈爾濱去。

那是一天的黃昏，也是我快要動身赴哈的前幾天，我正坐在姑姑的房子裏，天色漸由灰色變黑了；忽然，本哥，

那顆與我好久沒有說過話的大黑痣進來了，並且向着我笑，我也自然的向着他笑，他手裏拿着一包東西，放在椅上就走了；我很奇怪，而且十分快樂，把紙包打開來看，裏面是幾本美麗的書，那是我愛讀的小說呢。

我明白了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，接着我便想起這是多麼不應該呵，差不多是親兄弟一樣，為什麼打架而許久不說話呢？並且我又要到遙遠的異地去了，或者這是一個長久的別離呢。

想起我們做的瑣事，我心中十分難受，恨不得立刻跑到本哥面前，向他求恕，我們仍是和好如初，可是小孩子的心是嫩的，面皮薄，到底有點不好意思，但我們分離了好幾年的心，今晚又聯合在一起了。

那晚，是一個昏黑的晚上，天上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兒，我一人到街上買了一點子東西，當我回來走過那昏黑的長弄的時候，心中有點怕，忽然前面隱約地來了一個人。

「呀！我不知不覺地喊出來了，心兒跳個不住。

「是我呢。」極其溫和的聲音很快的回答着。這聲音，我一聽就知道，我什麼也不怕了。

「本哥嗎？」我十分快樂的跑上前去，在黑暗中，我倆很熱情的互相握着手了。

不久，我去哈爾濱了。

幼身的那天，我記得是傍晚，他送我，我倆說了許多話，船開了，我望見他在岸上漸漸消失了，我心中十分難過。

孩子，那是夢！

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，我清楚地記得，我初從鄉裏到長沙不久。

在鄉裏，跟着祖母認的方塊字，也足夠進小學一年級了。爹爹把我送到縣立第一小學校一年級讀書，想讀兩年，把一身鄉下氣除盡，再轉進成智。

在夏天的烈日下，爹爹流着汗帶我到學校去，把我交給一年級級任黃先生。黃先生是一位女先生，爹爹誠懇地囑托她說：請好好地教育我這小孩子！

從那日起，每天，我有王媽送到學校，黃先生就是我唯一的一箇保護人了，也好像我學校裏的母親。

黃先生和馮可親，如母親似的仁慈。

我們學校在興漢門外，是一處很好玩的地方；四圍有青幽幽的樹林，小院子裏有很美麗的花草，小操坪裏有鞦韆，有溜板，有搖船，有轉柱；孩子們下了課，這就是孩子們的樂園；孩子們天真的生命，一半在課堂裏，一半呢？却是消磨在這裏。在課堂裏，我們時常聞着陣陣的清香從窗外隨風進來，那花草是多麼好。

黃先生是我們的保姆，是我們遊戲的總指揮。

孩子，那是夢！

那天，爹爹把我交給黃先生就回去了，我害怕，我定要跟着爹爹回家，難怪？怎麼爹爹忽然把我交給這陌生的
人呢？但爹爹不願我就走了，只輕輕的說：家鴉，你乖！跟着這位女先生吧，她會帶你玩的；我看見那位女先生樣子還
和氣，就跟着爹爹丟下我走了。

我只得一人留在那裏，我茫然地望着那位女先生，我不敢做聲，女先生很溫柔的牽着我的手輕輕的說：

「莫怕，你跟着我吧，誰都不敢欺你的，這裏比家好玩得多呢！」女先生微微的笑：「你看那邊，有許多小朋友
在玩，是多麼有趣！」

她帶我到那一羣孩子那裏去，遠遠就大聲的喊着說：——你們又來了一個小朋友了！

那一羣孩子還好，但個一臉笑，不像我那鄉裏的孩子蠻；有一個小朋友和我說話，我怕羞，到底沒有做聲。不久，
孩子們容易熟，第二天就很快樂的，和他們成了朋友，玩在一起了，我們做了朋友，不像大人們講客氣，也沒半點虛
假。

黃先生真是太和藹了。在上課的時候，更是忙，一會兒，這孩子打翻了墨水瓶，又要去收拾；一會兒那孩子想媽
媽，要回去，她又想法子哄着她；這裏還沒有收場，那邊孩子們又打架，在哭，她又得跑到那邊去勸解；孩子們是多麼
淘氣，不聽話，也不體諒先生的心，只知道吵吵吵！

黃先生也不罵人，也不打人手板，只是永遠地一臉和藹的笑，有時候比媽媽還和氣，媽媽常常打人呢。

有一天，那是多麼令我快樂的一天，我們全班每人寫了一個「天」字，評判的結果：全班，我是第一名！在「天」字旁邊，黃先生用紅筆打了六個大圈！別個孩子的呢，都比我少，頂多的也只有四個圈，黃先生輕輕的在我頭上拍着說：

「家鶴，你是乖孩子，字寫得這樣好，將來一定很有出息的，好好地用功吧，我歡喜你呢。」

這是我第一次得到先生的誇獎，我心中是多麼歡喜呀！看了那六個大紅圈，笑了，又笑；回家後連忙作古正經的告訴了媽媽，她給我六個大紅蘋果，媽媽說：一個圈，一個蘋果。

有一天，上國語課，黃先生前一天就囑咐了我們說：第四課要默寫；我聽見了這個消息，在家中先預備，我用心地讀了許多遍，再自己默寫；又怕自己默不出來的時候，想拿着書看，把書交給蘭姐，我對她說：蘭姐，我要是默不出的話，你可無論如何不要給我看呵。蘭姐笑着說：家鶴，我把書鎖到箱子裏去吧，你乖乖地默吧；蘭姐那裏鎖到箱子裏去呢，只把書放在屁股底下壓着吧了。

今天，我很快的就交了卷，我默的是：

「小妹妹，拍着泥人，要他睡着；泥人沒有睡着，小妹妹倒睡着了。」

我們那班最顽皮的小蘋果交未卷，最用功的小雲交頭卷，我交的是第三，我還是不能及小雲呵！默完了書以後，黃先生又教我們的新課，我們跟着她讀：

孩子，那是夢！

「那裏有塊肉，小黑狗想吃肉，小白狗也想吃肉，小黑狗搶肉，小白狗也搶肉；大花狗來了，小黑狗不敢搶肉，小白狗也不敢搶肉；大花狗吃肉，吃完了就走，小黑狗瞪眼，小白狗也瞪眼。」

當我讀完了這課書的時候，我想這和我們這班三個同學有點相像：有一次我從家中帶了一個大梨子到學校去，給那可敬愛的朋友小雲、頑皮的小蘋果看見了也想吃，便把那水汪汪的大梨子搶去了，小雲又很勇敢的搶回來了，他們正在搶的時候，鐵陀——他從我們這班最大的學生——拿了小蘋果和小雲都不敢再搶了，鐵陀拿了梨子，吃完了就走，小蘋果瞪眼，小雲也瞪眼。這不同那小黑狗小白狗怕大花狗一樣的吗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的呵。

黃先生說：你們讀了這課書，有什麼感想呢？小白、小黑為什麼怕那個大花狗呢？你們曉得我們的中國嗎？一般做官的，都和小白、小黑、大花狗一樣的，黃先生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大字「中國」，詢問我們：——你們愛中國嗎？你們愛中國的就舉手。

我們全班都舉了手，誰又不愛中國呢！後來黃先生很快樂的說：孩子們，我曉得你們都是十分愛你們的媽媽的，媽媽可愛，中國更可愛呵，中國沒有了，你們的媽媽也跟著沒有了，所以你們先要愛中國；中國就是媽媽，媽媽就是中國。

我永遠地記着黃先生這些話，我愛媽媽，我更愛中國，我輕輕地問小雲：小雲，你愛中國嗎？小雲說：中國就是媽

她，我怎麼不受呢。

我們的黃先生，是和藹的，是可親的，她對待我們是多好呵，常常地很溫和的撫摸著我們的頭，輕輕的說：不要亂喫東西，要用心讀書，要聽父母師長的話，不要像小頑果那樣頑皮，不要像鐵陀那樣恃強欺凌同學。她從很疼愛我們的這兩個小孩子她是不愛的。她說：孩子們應該是天真純潔溫和的。

在一個美麗的夏夜，落日已沉入金色的影中，不像白天那樣的炎熱可怕了，溫柔的月兒，代替了日兒的位置。那正是十五，圓圓的，臉兒，向着大地小孩子們微笑，美麗之羣星跟著月兒開閉著眼睛點著頭。夜之神——我在童話裏看見的夜之神，是給人以安慰的。——披著比那件黑而蔚藍的長袍，慢慢地從天際的金光大殿中走到世界上來了，她手裏提著安慰之籃，滿盛著一顆顆燦爛的星星，她愛世界上一切的人，更愛那可憐的孤寂的人；老年人，少年人，孩子們，她都不吝惜地送給她們一顆顆明亮的星星，這星星裏面蘊藏著美麗的故事；白天受了委屈的人們，在夜間，得着了夜之神所賜與的這如美麗的星星，而都得著安慰了，大人們，忘了他們傷心的遭遇了，孩子們也忘了白天不快樂的事情，夜之神給他們平安與幸福。

在這美麗之夏夜，我倚靠在媽媽懷裏，望著天空中的羣星，想像童話中的夜之神，不久便在媽媽懷中睡去了。當我睡去的時候，便彷彿看見一個美麗的女人，盈盈地走到我的面前。她說：「孩子，跟我來，我帶你去聽仙女說故事去。」

孩子，那是夢！

我當時便知道她是夜之神，因為我是從她提着的藍裏，接受了一顆光輝萬道的星星。恍恍惚惚地走到一座偉大的宮殿面前，夜之神早已不在我身邊了。起初我不敢走進宮門，後來，我仔細地向著裏面看見有很多小朋友們，很歡樂的在裏面，我便大着胆進去，孩子們都不理我，全在聽那中間坐的一位溫和美麗的仙女講故事；我自在地慢慢地走到那羣孩子們的中間，坐下聽那仙女講故事；她是多麼可愛的，頭上戴着羣星縱成的帽子，金色的長髮，披到肩後，一種難以描畫的笑容，好像要融化孩子們的靈魂，溫和好聽的聲音，一聲聲地跑到孩子們的心的深處，我越聽越有味，小朋友們都不作聲，靜靜地聽她講故事；她講了許久。我纔看清楚她的面龐。呀！我差一點驚奇的

喊出來了，那不是我們和藹可親的黃先生嗎？她怎樣在這裏呢？這宮殿是她的家嗎？她怎麼忽然變得這樣年輕而美麗了呢？她怎麼總是講故事，而不上國文課呢？呵，我又記起來了，黃先生昨天不是明明的說嗎，今天要默第七課呢？今天怎麼還在這裏講故事，不要我們默書呢？我記起了這個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大聲的喊着說：

——黃先生，不要講故事了，我要默書呢！

呀！這是什麼緣故，黃先生并不理我，只是微微地笑呢？呀！這更奇怪了，黃先生忽然不見了，她到那裏去了呢？怎麼小朋友也都不見了！呵！什麼媽媽！呵！媽媽！我哭了！黃先生不見了；哦！並沒有坐在那美麗的宮殿裏面，我仍是睡在媽媽的懷抱中！呵！媽媽，黃先生呢？我的黃先生呢？我猜這一定是媽媽把她趕走了，哦！只曉得問媽媽要，黃先生一定是媽媽趕走的呢，我哭著：

——媽媽！我要黃先生，我要聽黃先生講故事。

媽媽不理我，只輕輕的撫摸着我的頭。

——大乖，睡吧！睡吧。

那一次，使我很是奇怪，終於把我那晚的遭遇向黃先生說了，說完了我又問：

——黃先生，你怎麼在那裏講故事？怎麼忽然又走了呢？

黃先生聽見我說了以後，只是對着我微笑：

「孩子，那是夢！」

呵，「那是夢！」「那是夢！」我心裏想着：「那是夢！」以後我曉得什麼是「夢」了。

小學的光陰，一年兩年的，不知不覺地很快的過去了，黃先生，可親愛的黃先生終於與我們道別了！但是我永遠的記得夢中黃先生講故事時那神妙和藹的笑容。

小學校和「綠蝦蟆」

在故鄉，祖母是我唯一的老師，每天教我認字；那是爹爹在城裏給我買的很美麗的方塊字，反面却有圖畫，比方這面是狗字，反面就了畫一隻哈吧狗兒。有時不要祖母告訴我，我就知道那是一個什麼字，因為我常見後面的圖畫，我就知道那個字怎樣讀了；每天我起碼要認十個字，我很用心，祖母說我乖，叫沈師務到楓林嘴買燕鹽散子五香麻花給我吃。

民國六年，我整整地六歲了，跟着媽媽坐那奇怪的火車到省城長沙，長沙是我在鄉裏所夢想的怪地方，只要看那篇「城裏和那顆大黑痣」就曉得我當時的心情了，我是多麼快樂驚奇，城裏的一切都比故鄉偉大，新奇！

剛到城裏，爹爹就把我送到外國人辦的學校裏去，只讀了一年沒有繼續下去讀了；出了那個令我不快樂的學校，我就改進了成智小學校，我一連在那裏讀了幾年，成智纔是我永遠不忘的小學校，我的黃金時代，我的美麗的童年，一大半消磨在成智，那是一個多麼令我愛好的小學校呵！

那時昆昆在家裏跟媽媽讀書，「大黑痣」還沒有來城裏，我也沒有那會講故事十分愛我的大姊姊；我只是孤孤地一人到成智去讀書學校離家太遠，媽媽硬要我寄宿。我不肯，媽媽逼我，我大哭了一場，但我終於離開媽媽的懷抱寄宿在學校了。

我有點恨媽媽不體貼我的心，硬把地七歲的兒子送到學校的寄宿舍去受苦；我反抗的法子，只有哭，哭沒有用；沒有別的高尚的法子了，本來學校離家是太遠了。

當我看見那很簡單的行李搬到外面預備走的時候，我是多麼難過，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媽媽，離開弟弟，開始我的新生活；以後，我要自己招扶自己，晚上也不能和弟弟玩了，也不能講故事給媽媽和弟弟聽了，我雖然知道每星期六下午能夠回家，但那時我是多麼傷心，好像要和媽媽弟弟有長久的分離似的。

閔生送我，喊了兩輛人力車，我，閔生，行李，都裝在車上；我們出發了，我坐在車上頻頻地回轉頭來，望着媽媽，望着弟弟。我眼中含着淚珠，一直到轉灣不看見他們了，我才回返頭來，我小聲地哭了。

閔生把行李安置好後也走了，把我一人丟在空疏的學校裏；同學雖然多，我一個也不認識，我也不願意認識他們，好像我的生命註定了是永遠孤寂似的，我只是一人坐著，一人去玩，一人去上課，在整個學校裏，我覺得只有我一人，同學們我覺得討厭，先生們我更覺得可怕，我不願意同他們說話，不願意睬他們，我想媽媽，我想弟弟，我想我甜蜜的家，連閔生那討厭的工人，小花那玩皮的小狗，我都有點想呵。

晚上到寢室去，一個人坐在牀上，不高興；媽媽不來為我疊被了，我自己把被疊好，我睡下，我想起白天走的時候，媽媽對我說的話了：

——家鴉，你是乖孩子，以後在學校不比在家，處處要留心！要自己招扶自己，要多穿點衣！不要受了涼；待同學

妻和氣對先生要恭敬；頂要緊的還是發憤讀書，不要忘記了你乖，你聽的話，我纔歡喜你呢，纔是我的好兒子呢。我反覆的想着，不能入睡，同學們都很安靜的睡了；我呢，只是亂想，一個初離媽媽，初離家庭的孩子的心，是多麼可憐呵，我在被內流淚，想家，很久很久幾聲啾地睡去。

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我好像有點變了，我硬着心腸設法把家忘了；我要開始我的新的生活，我要很孤寂的生活下去，雖然這是很痛苦的，但有什麼辦法呢？我早就明白人生是痛苦的呵，媽媽不是常常苦着臉歎氣嗎？弟弟不是常常大聲的哭嗎；隔壁的王老太不是常常向我媽媽訴苦嗎。人生是痛苦！痛苦是人生。

上課的時候，我用心聽講；下課的時候呢，我靜靜地坐在教室裏，我不像在家那樣歡喜笑，歡喜亂跳，亂跑，不知是誰在支配着我，將我變成這樣子了。

有幾個同學向我說話，我不做聲，不願意和他們做朋友，更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起玩；我看他們沒有一個有我弟弟好，沒有一個有我的弟弟可愛，我處處小心着防備他們，怕他們害我；他們對我笑，我就有點害怕，我怕他們一面笑，一面就在想法子害我，這是學校，我要處處小心招扶自己。我靜靜地，總是靜靜地坐着想媽媽，想弟弟，想家。

第四天的下午，我剛吃完晚飯，忽然閔生來了，我是多麼歡喜，我如見了親人似的很親熱的接待他，他給我一包東西，說是媽媽給我買的雲片糕和原園它——平常我最歡喜吃的點心。閔生來了，我亂想的心，就平靜下去了，我孤寂的心也有着落了；我很溫和的對閔生說：

「你多玩玩去吧，閩生，學校裏有頂大的皮球和一些別的好玩的東西呢。」

「鵝少爺，我就要回去了，家裏有事做呢。」

閩生好像奇怪的，我今天為什麼對於他十分和氣，本來，我的脾氣是十分急躁的，在家裏常常發閩生的氣，時常罵他。

「媽媽好嗎？閩生，」我一面陪着他參觀學校裏的操場，一面這樣問他：「弟弟不想我嗎？」

「二太太好，她說要你在學校裏用心讀書，不要想家，每個星期六回家，可以見面了。」閩生很快樂的說：「鵝少爺，鵝少爺真有些想你呢，你到學校來後，他沒有先玩玩得熱鬧了，只跟媽媽吵着要哥哥呢。」

「真的！閩生，你告訴他，再過幾天我就可以回去了，就可以同他玩了。」停了一會我繼續說下去：「你告訴媽媽我在學校很安適，用心讀書，要她不要就心。」

說到這裏，我的聲音有點顫了，我的生活何曾安適，是多麼孤寂，多麼痛苦，但我只得這樣對閩生說呵。

「曉得，鵝少爺，你用心讀書，二太太一定很歡喜的。」

我帶着閩生四處跑，很熱心的告訴他關於學校的情形，我很快樂的和他說話，不知為什麼這樣和他要好起來，我希望他不要去，永遠伴着我，在學校纔好。

「鵝少爺，我要回去了，星期六你早些回家吧。」

「還多玩玩吧，閔生。」我挽留他，希望他能多留在我的身邊，

他好像懂得我的意思，他陪着我玩了許久，最後我送他到校門口，纔和他分別。我捧着那包點心，跑到教室裏，小心地放在櫃裏，我預備留着慢慢地吃，閔生和點心给了我莫大的安慰，雖然閔生只玩了一會兒就去了，點心也不很多。

第一個星期六到了，上課的時候，我的心早就跑回家去了；下午沒有課，午飯也沒吃，我就很忙的回去了，到家裏，見了媽媽和弟弟，我便由孤寂變為快樂，歡喜說話歡喜笑的孩子了。媽媽買了許多東西給我吃，待我特別的好，我和弟弟好像許久沒有見面似的有說有笑的在一起玩。

「家鶴，學校比家裏好玩吧？」

「學校裏十分有趣，媽媽。」我沒有說實話，因為怕媽媽聽了不高興，我溫柔的說：「學校裏有許多好玩的東西，媽媽，我曉得用心讀書的，你不要耽心吧。」

「家鶴，你曉得用心讀書，那纔是我的乖兒子呢。」

「媽媽，我都知道。」

我很溫柔的對媽媽說，媽媽擁抱着我，我安靜地躺在媽媽懷裏。媽媽永遠是愛我的呵。

星期六晚上，我很安靜的熟睡着。星期日不知不覺地很快的過去了，我又要離開媽媽，離開弟弟，回到學校裏，

到那冷酷的學校去度孤寂的生活了。

過了許久，學校生活慢慢地習慣了，朋友也交了幾個；不過我仍是過着孤寂的生活，不多說話，不多玩，只是用心讀書，在那些國文算術體操音樂的一些功課中，我得着了很大的趣味和安慰；每每我想家的時候，我就讀書，這我便不感覺到寂寞了。

我有一種極有趣味的希望：每次從家中回到學校裏，從星期一起，我便希望日子一天一天的快些過去，星期六來了，我的希望算是實現了，我十分快樂，我又可以和媽媽弟弟在一起了。

漸漸地我也愛好這種生活，平常永久在中和媽媽弟弟時時刻刻見面，反感覺不到這樣深遠的欣喜和親愛；現在每星期六回家，和家中的人見面，是多麼快樂呵，媽媽和我十分親熱，弟弟和我玩得比先前特別有味。

在學校，天晚上做夢，總是夢見回家，媽媽溫柔的撫摸着，弟弟要我講故事給他聽；星期六在家睡呢，也做夢，可不是夢見媽媽和弟弟了，夢見學校裏的同學向我笑，先生們大聲的在講書；我告訴媽媽，媽媽說：這是白天亂想的緣故，白天想了什麼事情，晚上就做同樣的夢。

在學校，白天只是想家，晚上在夢中却有媽媽來安慰我，弟弟來和我玩，我最初進小學校的生活這樣很平凡的過去了。

有一天，我和大光，——我唯一的好朋友。在操場打皮球；漢平，我唯一的仇人，從那邊走過來了，他是老學生，比

我大，第一次我看見他的時候，他就給我十分不好的印象，他是那樣驕傲，那樣頑皮，看見新同學，就拿出老學生的資格來欺人家。有一天，比我還老實的大元，被他無緣無故的打了一下，大元無抵抗的哭了，我實在看不過去，於是向漢平提出嚴重的抗議，我要大元去告訴先生，結果漢平被先生打了十板手心，從此漢平和我結下了仇恨，大元却成了我唯一的好友。

漢平慢慢地走近我們了，小羅——他的黨徒，也是和他一樣的討厭，跟着他。

「喂！漢平用肩去撞大元，很神氣的說：『你還敢去告訴先生嗎？』」

大元不理他，我看見漢平無理的取鬧，有些氣，但也沒有做聲，和這種東西少鬧，一點意思也沒有，反就誤了時候。

「大元，我們走吧。」

漢平這痞子，看見我們讓，他，越發有勁。

「小羅，我們走吧。」

我們走，他們也走，這分明是想和我們吵，報那次害了他挨手板的仇。

走進自修室，漢平又撞了大元一下，他頑皮的說：

「小東西，自己不行，要人家幫忙，哼，我誰都不怕。」

漢平是多麼可惡。他看見我不做聲，他以為我是怕他，又進一步來和我為難了。

「誰？」我大聲說：「漢平，你不要胡說，你還想嘗嘗上次接手板的味道吧！」

「你管我說誰，我又沒有說你！」

「不管你說誰，我真生氣了：「你為什麼撞大光？」

「喂！」小羅來幫漢平了：「他又沒有撞你，要你管什麼？」

「小羅！」我指著他說：「你不要多管閒事，」我又反問他：「我又沒有和你說，要你管什麼？」

「痞子！」我接著罵漢平：「你真是一個痞子，大光又沒有理你，你為什麼撞他？」

我們開始辯論了，大光小羅都沒做聲，我和漢平差不多開始相打了。

「哼！我怕你！」漢平鼓著眼睛對我說。

「哼！我怕你？」我照樣很兇的還敬他。

.....

我們正在吵得很厲害的時候，忽然有一位先生進來了，那是教我們音樂的徐先生，他穿着一件綠色的長衫，頭髮梳得很光，紅色的面孔，隨佈着和善可親的笑容，雖然他現在是裝着正經的在我們面前。

我們都不做聲了，他問我們為什麼事情吵鬧，我說漢平也說，各有各的理由，我們開始爭論。

「大家不要吵，」徐先生止住我們沒有頭緒的爭論說：「家鴉，你先說吧。」

「他，」我指着漢平說：「他無緣無故的撞大光，大光說他，不理他，到自修室裏來，他又跟來和大光吵，因為他太無理，所以我和他吵。」

「他為什麼事情無緣無故的撞大光呢？」徐先生像一位審判官似的問我。

於是我將大光的老實，漢平的頑皮，以及這次我們在操場上，沒有理他，他故意撞大光的事情，很清楚的告訴徐先生。

「我不是故意撞大光，」漢平不承認的說：「我是沒有留心撞的。」

「哼！沒有留心，你第一次不是故意的，第二次跑到自修室來，為什麼又撞大光？」我質問漢平，

「漢平，」徐先生說：「你不用強辯，我平常看你就不是好學生，常常地欺新同學，這次你為什麼撞大光？」

漢平只曉得胡鬧，一到出了岔子，就慌了，徐先生很嚴厲的問他，他沒有話回答，撅着嘴，默默地不做聲；徐先生曉得大光是好孩子，不會跟別人鬧的，一定是漢平頑皮，於是漢平被徐先生帶走了。小羅鼓着眼睛不敢做聲。

「你們以後，不要睬漢平，也不要跟他一樣，守規矩纔是好學生呢。」

徐先生走的時候，這樣的對我和大光說；漢平在徐先生的背後鼓着眼睛很兇的望着我，我知道他一定恨我不應當庇護大光。

我很感謝徐先生的公道，替大先出了氣；徐先生是學校中最和善最公道的，一位先生呢。

徐先生是一位很年青的先生，沒有鬍子，在學校他最和善又公道，比那位專門只曉得拿板子打人不講理的張先生好得多。他會唱歌，我們的音樂就是他教；我初進學校的時候，就感到他是一位好先生，上他的課也特別有趣味，特別用心。

起先，我常常地聽見漢平這班頑皮的孩子們偷著喊徐先生做「綠蝦蟆」。我很奇怪，為什麼徐先生叫做「綠蝦蟆」呢？他不明明地跟我們一樣是一個人嗎？後來我纔知道，「綠蝦蟆」是他的「小名」；很久以前，他就有這名字了，聽說是在中學讀書的時候，他的同學給他起的，他人很高又有些瘦，歡喜跳跳蹦蹦，又常常穿一件綠色的長衫，所以有人給他加上「綠蝦蟆」這不大好聽的名字了。出了中學校，到我們學校來做先生，「綠蝦蟆」這「小名」資格很老，於是跟著他一起到成智來了，學生們差不多個個曉得徐先生叫「綠蝦蟆」。

徐先生是真的有點像「綠蝦蟆」，尤其走起路來，跳跳蹦蹦的，綠色的長衫飄飄落落，好像蝦蟆在跳著似的。他是第一次做先生，離開學校不久，還有些學生的皮氣，不像別的先生們只曉得終日假裝著正經，扳著面孔。他對學生總是一臉笑，不大生氣；不過要是學生當面喊他做「綠蝦蟆」，那麼他就會很不客氣的，重重的給你十板。

「綠蝦蟆」的拿手好戲就是唱歌，教學生的時候，他的聲音高，很好聽，他能唱許多許多美麗的歌兒；他唱的時候，學生們總是忘記唱了，都不知不覺地聽他一人唱，他那美妙的聲音吸住了孩子們的心。

——喂！他大聲的喊，你們怎麼不唱了呢？跟着我唱啦！上音樂課的時候，這樣他起碼要喊十遍，他一喊，孩子們又跟着他唱起來了。

唱歌以外，他還會按風琴，吹口琴，和一些別的樂器；每當上音樂課的時候，那美妙的風琴和着那調亮的歌聲，使懶惰的學生提起精神來，在操場裏玩的學生們，每每也跑到窗子外面來聽，他的歌聲是多麼美妙動人喲。

我也是最歡喜唱歌，在家裏我總是成天的亂唱；昆昆常常要求我說：「哥哥，唱一個美麗好聽的歌兒吧。」我唱的雖不及「綠翠綠」那麼好聽，但也不十分難聽。

初進成智，我就發現了我們有一位會唱歌的徐先生，我最歡喜上他的課；遇着有音樂課的時候，我就快樂了，無形中徐先生給我莫大的安慰。徐先生看見我唱得還好，上他的課又特別用心，他對我漸漸地注意，我唱得不對的時候，他特別的走到我面前，為我改正，單獨為我唱。

這次漢平與大先的事情發生以後，他對我更加注意，他說我是好學生，講公道，愛護同學的好孩子。他很溫和的對我說：「家鶴，你很聰明，你是一個好孩子，你以後要更加用功讀書做一個模範學生。」

當徐先生很溫和的這樣對我說了以後，我心中十分歡喜，我要依照徐先生的話去努力，做一個模範學生。

「自然，徐先生，我得好好地用功讀書。」我微笑着說：「不過，要先生常常指教我纔好呢。」

「自然，我能幫助你，你很有天才，只要你自己知道用心，我相信你一定有極好的成績的，我願你處處比別人

好。」

「謝謝你，徐先生，」我很客氣的回答着說：「以後我要常常地向先生請教了。」

「很好，家鶴，以後你有什麼事情要問我，到我房中來好了。」

「是的，徐先生。」

在這幾句簡單的對話中，我和徐先生做了朋友；徐先生允許幫助我，指教我，我是多麼快樂，我和全校最公道，最和善的「綠蝴蝶」做了朋友了。

我幻想着我的將來，也如徐先生一樣的會唱歌，我若是做了先生，也要如徐先生一樣的公道和善，尤其是對待有天才守規矩的學生，要愛護，要幫助；我又想着我得了徐先生許多幫助，功課都做得很好，尤其是唱歌，我更要用心去學習，徐先生看見我的音樂很好，或許會告訴我按風琴，吹口琴，於是我和徐先生合奏，我按風琴，徐先生唱，許多同學都讚美我，都要我做他們的先生，教他們唱歌，於是……想到這裏我輕輕地笑了。

自從我懂得一點事情以來，我就十分歡喜幻想；媽媽說：小孩子不應該亂想，我很不以為然，幻想能給我很大的安慰，我常常地在幻想中滿足我自己；有一次我和爹爹到八角亭去玩，舖子的窗內擺了許多好看的玩具，我很歡喜那隻小牛，我要爹爹買，爹爹看見價錢太貴，不肯給我買，可是我心中是多麼想那條小牛呵，我得不著牠，我只能在窗子外面望着牠，站在那裏，我是多麼失望呵，回到家來，我時時都在想着牠，想着爹爹有一天給我買來了小

牛了，我和昆昆兩個人在一起玩，那小牛是多麼美麗呵，是「璐璐」做的，我是這麼想着，我滿足我自己了。有幻想就有期望，這期望就是我努力的目的，我為得實現這期望，我就得努力。我把這理由講給媽媽聽，媽媽也說很對，以後就不怪我亂想了。

第二天的課後，我去拜訪徐先生，他住在樓上，房裏擺的東西也不多，但看起來，却不嫌少，他很和藹地接待我，我很恭敬的向他行禮。

「家鶴，你今天唱得很好。」徐先生開始向我說：「不過有時候，太快一點。」

「徐先生，要怎樣纔算不快呢？」我問他。

「唱歌最要緊是要合拍子，有高，有低，不快，不慢，心要平靜，不慌不忙的唱下去，譬如「快樂的春天」的第一節，就要快一點，高一點，最後的一節，就與第一節不同，要慢些，低些，你今天唱的第三節，就太快了一點。」

徐先生像在講堂裏似的對我說，一面說，一面低聲的唱。手打着拍子，舉例子給我聽，很熱心的告訴我怎樣唱纔對。

「你能唱歌，」徐先生接着說：「將來很有希望，只要你努力呢！」

「徐先生，我很希望，將來能夠唱得有你這樣好呢！」

「可，家鶴，你的希望太小了，我唱得並不頂好呢。」徐先生笑着說。

「不，不！」我微笑着說：「我只委昌得有徐先生這樣好就夠了。」

「家鶴，你的希望太小了，不過我就預祝你將來成為有名的歌唱家吧。」徐先生牽着我的手很認真的說：「並且還會按風琴，吹口琴呢，不過，小朋友，」徐先生指着我說，「可不要忘了你的先生呵。」

「徐先生，那自然，我要是做了歌唱大家，一定逢着人我就告訴他說：徐先生是我的老師，並且我的名片上面一定這樣寫着：——「歌唱大家方家鶴，徐先生的學生。」徐先生這樣好麼？」

「好好！就是這樣吧，」徐先生大聲的笑着說：「家鶴，從明天起，我要特別教你唱歌了，你成了歌唱大家，我不是也出了名嗎？哈哈。」

「自然，我永遠不會忘記徐先生的。」

我和徐先生，我的老師，我的大朋友，談了許久，很快很樂的向他告別。

那晚上，我睡得十分甜蜜，我夢見我做了歌唱大家，我的名片上印着我和徐先生的名字，四處歡迎我們，請我們唱歌，徐先生按風琴，我就唱。昆昆每天要求我說：哥哥，給我唱一個美麗的歌兒吧；忽然又夢見那幕家市一去不返的大姊姊，我和她合唱了一隻美妙的歌兒，她向我微笑，我也向她笑……我醒了，笑容還留在我的臉上。

從這次，徐先生允許每天為我特別教授，差不多我每天去拜訪我所敬愛的徐先生了；我們在一起，除了唱歌以外，還說了許多有趣的話，這位「綠蝴蝶」不特會唱歌，還會講很有趣味的故事和十分滑稽的笑話呢。許久以

前，我就有一種愛好畫片的脾氣，到城裏的時候，就開始搜集香煙畫片，我集了許多小畫片，現在徐先生又送了我許多比香煙畫片好百倍的西洋大畫片，我感謝徐先生，我小心地收藏着，我將永遠的保留起來。

徐先生待我好，他待我如他的親弟弟一般，他告訴我唱了許多好聽的歌，他告訴我許多神奇的事情，他給我許多美麗的畫片，他小心地招扶我，領導我，走上光明之路，做一個模範學生。

生來，我就十分好上，我覺得總要比人家強些纔好；在學校，我的功課，要比同學們做得好些，名數要在前面，我要得到先生的獎譽；在家裏，我要做一個好孩子，要使媽媽愛我，說我乖，要使弟弟學我的樣，我做弟弟的模範哥哥，人家都看得起我，說我是一個有用的孩子；自從進成智以來，我從未犯過規矩，記過的牌子從未寫上我的名字，故的時候，我的名字總在前幾名，先生都說我用功，是好學生，我也要努力去做一個模範學生。可是我很憂愁，我患了

一種十分討厭的病，我的牙齒常常很可怕的發痛，牙痛使我不能讀書，不能唱歌，不能去看徐先生，只能留在家裏，很痛苦的生活，痛得厲害的時候，我只有多量的眼淚來安慰我，洗去我的痛苦，我的黃金時代快樂的光陰，很可惜的有一小部份，被這討厭的牙痛給摧殘了。

在將要月改的時候，可怕的牙痛又降臨到我的身上，我忍着病痛去應付，徐先生問我為什麼不快活，我沒有

告訴他，怕他為我着急，第一天這樣忍着過去了，第二天可更痛得厲害了；愛我的媽媽，為我忙着請醫生，晚上我的哭泣聲，呻吟聲，使她不能入睡；愛我的祖母，很着急，第三天，我還想忍着病痛去考試的時候，她強迫的把我扣留在家裏，這愛我的老人，親自跑到學校去為我請假，我的心雖然十分想去把這很重要的月政完畢，但是祖母怎樣也不答應我的要求，我只得很不安的在家中養病，我很替那老實的大光耽心，恐怕漢平趁我不在學校的時候，欺他；我很思念那和善的徐先生，他知道我在病着，他一定十分着急。我自己更加着急，我不能去招扶大光，我不能去聽徐先生唱歌，我不能去完畢那重要的考試。

好容易可怕的病痛幾脫離我，病一好，我連忙到學校去，第一我就跑到徐先生的房中去，徐先生看見我，歡喜得什麼似的，牽着我像小孩子一樣的亂跳，我們像分別了多年似的，十分親熱的說個不住，徐先生很關心的問我的病狀，他說我瘦了一點，他很溫和的撫摸着我。

別了徐先生，我去和大光見面。剛走出徐先生的房子，在前面，我看見有一個好像大光那孩子似的學生向我走來。

「大光！」我驚喜的喊着：「大光，我又回來了！」

「呵！」大光站在我面前很驚奇的睜着眼睛暗望着我：「真的，鶴哥哥，你真的又回來了嗎！」

大光的样子很憂愁，顯然的是在我回去了以後，又受了漢平那東西的欺騙了，他真見了我，為什麼那樣的驚

奇呢。

「大光，」我很溫柔的向他說：「我回來了，怎麼不是真的呢，真的！真的！」

他很興奮的握着我的手，頭貼在我胸上，紅紅的很悲傷的說：「鵝哥哥，我恐怕你這學期不來讀書了呢？你走的時候，怎麼不告訴我呢？我是多麼想你呵！」

「大光，那只能怪得我，我因為發生了牙痛，忙忙的就回到了家中去了，忘了告訴你，我走了之後，漢平沒有和你
「開吧？」

「那倒沒有，自從那次他被信先生罰了以後，再也不敢和我鬧了；鵝哥哥，自從那天你走了以後，我四處尋你，後來徐先生纔告訴我，說你病了，鵝哥哥，我是多麼驚駭呵，我怕你生了重病這學期不來了呢。」

「大光，我親愛的朋友，我真謝謝你呵！」

當我聽了大光向我說了以後，我小小的心中，不知是受了一種什麼刺激，我暗暗地流了淚，我不能向大光再說什麼話，我只能在心中深深的感謝我這位好朋友對我的美意。

我回到了學校以後，大光又恢復了從前天真快樂的樣子，向我有說有笑了，大光對我太好，我病了，他好像失去了親哥哥一樣的難受呢。

有一天的早晨，當我們吃過早飯的時候，發生了兩件使我又驚又喜的事情：第一件，就是那位素來淘氣不做

好學生的漢平，因為又像從前致大元一樣的欺了另外的一個老實的同學，被學校斥退了，一塊木牌上面，寫着他的名字和他所犯的校規，這痞子，本來早就應該開除學籍的，留在學校裏，誰都不安甯；我和大元的心中，都為了這事很高興。

第二件，就是我們的「綠蝦蟆」病了！^行當我和大元到樓上去看徐先生的時候，我祇驚奇的是他大大的變了，臉上已沒有先前那樣愉快的笑容，瘦了許多，頭髮蓬亂的躺在牀上。

「徐先生，」我很親熱的喊着：「我和大元來看你呢。」

他連忙坐起來，招扶著我們，向我們微笑，我很明顯的知道，徐先生是沒有先前的和藹了，病人是多麼可憐呵。「家鶴，大元，」他很吃力的說：「我很謝謝你們來看我，我沒有什麼大病，只要幾天就會好的。」

「徐先生睡着吧。」我們勸他睡下去，他允許我們的要求睡下去了。

「家鶴，」他用手指着抽屉，叫我拿出一個照相本子出來。「家鶴，大元，」他翻開照相冊指給我們看，繼續的說：「這上面的孩子，都是從前我所教過的孩子呢，都是我親愛的學生，這一本照片是我最寶貴的東西，我每每地悲傷的時候，拿出這本照片來看，就得到無限的安慰與快樂；家鶴，大元，你們都送一張相片給我好嗎？今年你們都要畢業了，再也不回到成智來了，但是……」徐先生握着我和大元的手說：「但是，小朋友，你們不要忘了會唱歌的徐先生呀。」

「自然，」我和大光同聲說：「我們永遠記得徐先生。」

我們別了徐先生以後，想起他對我們所說的話，不知不覺的流出眼淚來了。

下午課完了的時候，我們看見一位中年人，領了漢平出校了，那位中年人想必是他的爹爹吧，臉上泛著憂愁的顏色，我想着他心中是多麼傷心呀，自己的兒子被學校斥退了；可是，漢平仍是邊走邊向我們混鬼臉呢。

我想起漢平的結果，我更愛聽爹爹媽媽的話，做一個模範學生，做一個乖兒子；並且大政又要到了，我將很用心的完成這畢業考試。

常常的聽見表哥說大學生怕考試，說麼遇到考試，就先要求先生告訴題目，我聽見覺得很有趣味，為什麼大學生怕考試呢？考試不是很有趣的一回事嗎？我們現在一遇到考試，為什麼那樣的快樂呢？很高興的預備；很高興的試驗，我還有更大的快樂在，就是當榜發了的時候，我的名字是高高地寫在前面，和年終回到家裏的時候，父親問我的題目，我能夠答得很好，媽媽很快樂的接着我說：「鶴，你又進步得多了！」

真奇怪，我們是歡迎考試，比我們大得多的大學生却怕考試，我希望我將來進了大學以後，不要怕考試變好

呢。
我們所盼望的畢業考試，終於快要來了，晚間，在自修室裏只聽見一片讀書聲，大家都努力的預備，這是六年來的最後的一年哟。

我更愛努力，月考不是因為可怕的牙痛而錯過了嗎？雖然校長原諒了我，但是自己覺得大考，是不可隨便的過去，大光，這可愛的朋友，似乎比我還用功呢。

在考試中，最不愜意的。就是徐先生的病仍然沒有痊愈。

大考完畢的前一天，我的心情忽然緊張了起來，為什麼這樣的不安呢？我覺得學校四處，都是很可愛的地方，我是多麼戀戀不捨。

成智呵，成智，多麼好聽的名字，多麼可愛的小學校呵，我在這裏，已經讀了四年書了，我初進這學校的時候，彭校長的頭髮還沒有完全白呢，「綠蝦蟆」不是很活潑的會唱歌嗎？現在呢？日子過得真快呵，不知不覺的，我要離開成智了，成智纔算是我永遠不忘的小學校，我的黃金時代，我的美麗的童年，一大半消磨在這裏，這是一個多麼令我留戀的學校呵！

這是大考完畢的前一晚，這就是我留在這學校的最後的一晚呵，我有什麼說的呢？大光又恢復了從前的樣子了，悲傷的對我說：

「鴉哥哥，這是最後的一晚呵！」

「唔！」我輕輕的回答他：「這是最後的一晚呵！」

小學校和「綠蝦蟆」

「我們不能在一起了呵，鵝哥哥！」

「大光，我們不能在一起了呵！」

我的心情是這樣的不安，我能回答大光什麼話呢？我們只有相對的沉默着；要是大光像我一樣的有爹爹在哈爾濱，他不是能夠同我一路到哈爾濱去進中學嗎，我們不是又可以在一起讀書嗎，現在呢，現在我們是要分開了，我是多麼捨不得這位好朋友呵。

「大光，」我忍不住這帶有傷感性的沉默突然地向他說了：「我們去看徐先生吧。」

我和大光很快樂的看徐先生，說起徐先生，我們又高興了。

徐先生仍然是病着，不過比先前好得多了，他很快樂的請我們坐，並且還買了很多點心給我們吃，徐先生今天為什麼這樣客氣呢？

「恭賀你們，」徐先生笑着說：「家鵝，大光，你們畢業了！」

「恭賀你哩，」我說：「徐先生的病好了。」

「到底還是你們好呵，下半年，你們是中學生了，」徐先生很正經的說：「我們做先生的人，沒有半點進步，只看見學生一個一個的向前走。」

「我們做學生的，誰又不是得到先生們極大的幫助與教訓纔有進步！」大光安慰徐先生。

徐先生拿出來一包畫片來，他是知道我爱畫片的，給了我許多美麗的，也給了大光。

大光正在看畫片的時侯，忽然聽見他喊着說：「綠銀蟻！」

我很驚奇，大光怎麼當着徐先生的面喊：「綠銀蟻」呢？徐先生也紅着臉望着大光，大光很天真的把一張畫片給我看，他很認真的說：「這上面有三隻「綠銀蟻」呢！」

「哈哈！」徐先生笑着說：「那你們是兩隻小的「綠銀蟻」呵！」

徐先生大聲的笑了，大光笑了，我也接着很快樂的笑了。

大 姊 姊

孩子們玩的把戲可多着呢，什麼打漂漂，跳房子，做泥人兒，辦酒請客，砌屋……一些玩意兒，終日地玩得有趣有味。

從鄉下到極城裏的第二年春天。有一天，天氣好，天黑的時候，昆昆擺酒請客，菜是花生米一大盤，炒米糕，寸金糖各一碟；客人是我和昆昆的同學小王，阿寶，還有一位尊貴的客人，同居的芬姐，她是十二歲的女孩子了，我們城裏的大姊姊，也是我們的同學。

自從在故鄉嶺上，那位聶家市的可愛的會講故事的大姊姊一去不返後，我總是記在心頭。到城裏不久，由議會後街搬到興漢門正街，在那高聳的大廈中住了以後；第二天，我就發現了同居的屋裏，有一位和聶家市那位大姊姊一樣可愛的大姊姊——芬姐。

是一天的清早，因為投考達明小學的緣故，我和昆昆一黑早就爬起來了，在院子裏漱口，忽然看見那邊院子裏，有一位女孩子在那裏洗臉，那孩子的大眼睛，緋紅的臉兒，使我想起聶家市的大姊姊來，小心兒不知不覺地對她生了友情。

我呆呆地望着她。

她洗完臉抬起頭來，向我和昆昆望了一下，勿然臉兒更加緋紅了，她發覺了我在呆呆地望着她。

我們互相的看了許久，誰也不做聲，也不跑開，只是默然的呆望着，一直等到媽媽喊我；分開的時候，我們自滿的笑了，她那可愛的淺笑呵，十分像那先前在鄉下一去不返的大姊姊，在她天真的淺笑裏，我重又看見了故鄉的大姊姊。我是多麼快樂呵，我重又找著大姊姊了！

我和弟弟把紙筆墨盒，包好後，出發了，媽媽送我們到大門口，囑咐我們小心考試。

勿然，那是令我多麼驚奇，多麼歡喜呀！剛才在院子裏望着我們笑的那位大姊姊，——在我心中已默認了她是我們的大姊姊。也同時和她的媽媽出來了，手裏也同我們一樣的拿着一包東西，那無疑的是考試的用品。我們因為兩家的媽媽介紹而認識了。

我們在一路走，恰考地也是投考達明；當我聽見這消息的時候，我快樂得幾乎發狂，要不是大人們在面前，我一定牽着她的手跳起來了。

早晨的空氣，十分新鮮，天氣好，和暖的春風吹拂着我興奮的臉兒，杜媽送我們，我們很快樂的走着。

我和她，因為是初見面，有點怕羞，大家只是含着微笑，互相的偷望，有時眼睛碰在一起，於是臉一紅又躲回去了。

我們都是大孩子了，我心中暗暗地奇怪，為甚麼見了新朋友這樣的怕醜呢？尤其是在女孩子面前。我清楚地

記得在故鄉嶺上那天清早，——呵，也是清早。坐在樹根上，看見從尋家市來的大姊姊的時候，剛見面就很親熱的讓坐，很自然的說話，並且還請她講故事呢。

僅僅地過了五年，我的心情就這樣的改變了，見了新的朋友就怕醜，不好意思多說話，臉容易紅；呀！我怎麼變得這樣的快，我什麼時候變的呢？

雖然是大孩子，到底還是孩子，還沒有走到學校，我們談得很親熱了。起先，昆昆和那新朋友一見面就熟了，她牽着昆昆的手，很親熱的說笑。

我們在前面走得很快，杜媽是小脚跟不上我們這班小孩子。

「芬小姐，慢點走吧。」杜媽在後面喊。

我知道芬是她的名字，我也同樣的說：

「芬小姐，慢點走吧！」

「好！」她只說了一個字，臉有點紅。

這樣，我們兩個孩子，慢慢地自然的說得熱鬧了；我告訴她在我的故鄉也有一位大姊姊和我們十分要好，會講好聽的故事；我又說，她十分像我們先前的的大姊姊，她高興的聽着，我說她像故鄉大姊姊的時候，她笑了一笑。

「芬小姐，」昆昆接着說：「我們先前那個大姊姊，真十分像你呢，今天早晨在院子裏，我勿然看見你，我和哥

哥都十分歡喜，我們又找到了大姊姊了。」

「大姊姊，」在談笑中我不知不覺地喊出來了，等到喊出來後，一想好像有點不對，又怕說下去了。

「呵——」好像有一種力量在我們中間聯着似的，她跟着答應了一聲，這令我十分歡喜；呵，她承認是我的大姊姊！不，我和昆昆兩個人的大姊姊。在故鄉，我們失去了一個會講故事的大姊姊；在城裏，我們又新得了一個大姊姊了，但不曉得她會不會講故事。

「大姊姊，」我大膽地喊了，「我們故鄉的那位大姊姊很會講故事哩，大姊姊，你呢。」

「我講得不好，恐怕弟弟們笑我。」

她講客氣，聽她的話，我猜她一定會講故事。

先前說了，大孩子到底還是孩子，我們剛認識，就姊姊弟弟的喊得很親熱了，這是孩子們的天真，也是孩子們的好處。

「孩子們的好處多着呢。」

第三天發榜，我，昆昆，大姊姊，都取了。

自從改試的那天，我們認識後，城裏的大姊姊芬，每天和我們玩得很親熱了；她和羅家市的大姊姊一樣的會

講故事，皮氣十分溫柔，很愛我們，她沒有弟弟她把我們當做她的親弟弟。

這天傍晚，昆昆擺酒席請客，也是因為慶祝我們這次得着了新的大姊姊和玫瑰的勝利。

尊貴的客人，大姊姊來了，很明顯的，她是打扮了一下，頭髮梳得很光，穿着一件美麗的新衣，臉上滿是快樂的笑容。

「這樣多的菜呀！」大姊姊笑着說：「我們怎麼吃得完呢？」

「喂喂！」昆昆學着大人的神氣說：「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，大姊姊隨便吃點吧，今天沒有預備好吃的菜。」

我也很客氣的請大姊姊上坐；我們的宴會開始了，大家很歡樂的吃着，笑着，鬧着，小王吃花生米吃得很快。

「小王真搶呀！」阿寶看見小王吃得太快，「這是在做客嗎？」其實他已經吃了三塊抄米糕。

大姊姊吃得很慢，細細地咀嚼着，她趕不上男孩子的嘴快。

「大姊姊多吃點吧。」我看見她吃得太少，拿了兩塊糕，放在她的面前。

「不，不！」她又拿了放在我的面前，「弟弟，你多吃一點吧，我吃饱了。」

「不吃不行，大姊姊為甚麼不吃呢？」我拿着糕野蠻地塞到她嘴裏去，非要她吃不可，她咬了一口，接着便哈哈的大聲笑了。

「大姊姊！」我提議：「菜差不多吃完了，給我們講個故事吧。」

「好！好！」弟弟，小王，阿寶都讚成：「大姊姊講個好聽的故事吧。」

「我講得不好，恐怕弟弟們笑我。」她還是謙客氣話，但她是一位會講故事的大姊姊，雖然客氣，終於給我講了一個很美麗的故事，大家都十分歡喜。

每天早晨，我們三個人同路上學，散課的時候總是等着一路回家；大姊姊愛護我們，我們也愛護大姊姊，在學校裏，我們在一起玩，不願意和別的孩子們玩在一起，有時我們中間有誰被玩皮的同學欺了，其餘的就幫忙，或者告先生去，無形中，在這三個孩子小小的心中，竟同心合意的組織起來，成爲一個十分堅固的團體；這小小的世界，是我們歡樂的天國，我們愛護它，誰也不能破壞它。一個多麼快樂的小世界喲！

孩子的心情是坦白的，天真的，我們從未欺騙過誰，我們所講的每句話，都是真實純潔的，呵，孩子們才是人間的驕子呢，我們只能在孩子們的心中，纔能尋出最真實的愛來呵！

我們學校有些先生待學生和窩可親，有些先生就大大的不同了，動不動，就拿着那塊我們最怕又最恨的板子重重的打我們的手心或者罰站。

這天，我們碰着那位最討厭又最兇的朱先生了，他這人滿臉都帶着可怕的神氣，學生們上他的課，都作鼓正經的坐着，像個木人兒了，誰也不敢做聲，不敢笑；他上課，總忘不了帶一塊竹板，孩子們望着那塊用光滑了的板子，就覺得手心痛；據老學生說，全班差不多都嘗過牠的味兒的；因為那塊板子用得很久了，所以十分光滑油黑，和朱

先生一樣的年老。

我因為上學還不久，我還不用心，所以打手板這可怕的處罰，我還沒有聞過。大姊姊也同樣的沒有挨過打。昆昆到底年幼些，又跳皮，他嘗過幾次竹板的味兒了；每次總是芬姊姊安慰他撫摸他的手心，我有時取笑他：「昆昆，味兒還不錯吧。」我運氣好，沒挨過打，他聽見我這樣笑他，沒法，只得紅臉不做聲。

朱先生教國文，今天是默生字，他一個個的報下去，我們一個個的寫，可是，媽呵！今天我可措了，有好幾個字我默不出，我望着大姊姊，大姊姊也望着我，她好像知道我默不出，替我着急，昆昆却在很快的寫。

全班一共有半數沒有默出，朱先生說都得挨打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，昆昆却全默出來了。

好像我是第一次叫張似的，那可惡的朱先生很重的打了我幾下，我又羞又痛，在課堂中人多，我怕醜，我十分想哭，但我忍受着，忍受着。

下課後，昆昆笑着向我說：

「哥哥，味兒還不錯吧！」

是的，他這是向我服仇，起先我不應該這樣說他的，我也只得紅着臉不做聲。手發燒，痛得厲害，又聽見昆昆笑我，我不知不覺地小聲哭了。

「鴉弟，鴉弟！」大姊姊忽然看見我哭了！柔聲地勸着我：「算了吧，這要甚麼緊呢！」

我聽見她的聲音，更傷心的哭了，今天這可怕的朱先生給我這種可痛的處罰，在我小小的心中，深刻著悲哀的傷痕；我是極好上的孩子，我還清楚地記得；有一次，有一門功課沒有及格，我很傷心的整整的哭了半天，可是今天我是受了打手心的處罰了。

「好弟弟，不要哭了，」大姊姊撫摸著我的手心：「你這樣的傷心，我也難過，這要什麼緊呢。」

一種自然的孩子的情感支配著我，越聽見大姊姊溫暖的聲音，我越傷心，眼淚更不能止住的流出來了。

我只看著我這樣的傷心，也不敢做聲了，大姊姊更難過，不住的撫摸著我，揉著我的手心。

「鴉弟，鴉弟，算了吧，我們回去告訴爹爹，要他替你報仇！」大姊姊這樣安慰著我說：「好弟弟，不要哭了吧。」她用手中輕輕地替我揩眼淚，「好弟弟，你再哭，我也要哭了。」

「……！……！」我沒有話回答，我只有不斷的，眼淚告訴她，我受了委屈，我是多麼傷心。

「好弟弟……不要……哭了！」她看見我十分傷心，不聽她的話，也哭了，她不住的，揉著我的痛手，一面啞泣

著勸我，一種自然的同情心使鴉弟也細聲地哭了。

我們三個孩子，相對的哭了許久。

「好弟弟，算了吧，我講個美麗的故事給你聽好嗎？」大姊姊想盡了法子想止住我的傷心，都不行，結果只得

陪着我哭了，現在又提議講故事，她知道我平常頂歡喜聽她講故事，我哭了許久，悲哀也消了，手掌被大姊姊溫柔地揉了許久，也沒有先前那樣痛了；真怪，起先，我心中是多麼悲哀，現在經過了一次盡情的哭泣，反覺得爽快了，每次都是這樣的：過着心中有悲哀的事，只要痛快地一哭，就全消失，全忘了。

「好，大……大……姊姊！」我抽噎着答應了大姊姊。

「大姊姊，快點講吧，一個好笑的！」昆昆也贊成的說。

大姊姊是會講故事的，她講了一個美麗而好笑的故事，使我們都破淚為笑了，眼淚還一顆一顆的留在我兩頰上，我忘了朱先生，也忘了手痛，只一心一意的聽大姊姊講故事。

回家的路上，大姊姊無意中看見我右手心有兩條紅色的傷痕，可惡的朱先生打人是多麼厲害呀，第二天還沒有消去；半月後，還有兩條粉紅色的痕。

自從這次以後，我和大姊姊的感情更濃密了，有時我有好吃的點心，總是等着大姊姊來一起吃；我有好玩的東西，總是留着和大姊姊（姊）一起玩。我們小小的心靈中，都深深地藏着彼此的影像，我時時刻刻總記着大姊姊，大姊姊也忘不了我，每時每刻我們彼此至念着，愛護着，我們都為一種天真的，坦白的愛束縛着，這種愛，是天地間最純潔，最偉大的，我們只知道愛，愛，但沒有別的像大人們那種野心，那種討厭的愛；我們兩個孩子，運用着天真的心來愛我們自己外，還去愛我們的小弟弟——昆昆，昆昆在我們溫柔的愛護中，很乖的生活着，說到底，還是大姊姊

的愛深這些，我和昆昆不都是在她無邊的爱中生活嗎。

在學校裏，我得了大姊姊許多幫助，在家裏我得了大姊姊多量的愛護，我很用心讀書；孩子們總是好玩的，我也是一樣的歡喜玩，有時上課，心總是在操場和阿寶小王打皮球，可是當我想着大姊姊，或者望着大姊姊的時候，她那永遠泛着溫柔的緋紅的微笑的臉兒，使我在外面打皮球的心，又跑回了，用心的聽先生講書。

這樣：在大姊姊的愛護中，我高小畢業了，名數還取得高，這都是大姊姊賜給我的，我不知要如何的感謝她。

我把我最心爱的，玩的，吃的，都與大姊姊共享，我有什麼高興的事情，快樂的心情，總要和大姊姊平分，我把媽媽每天給我買點心吃的錢，慢慢地積下，買些大姊姊平日心爱的畫片送給她。但，這就算是報答了大姊姊嗎？沒有一點沒有，大姊姊待我的好處，真說不完，她不僅外面和我要好，她心裏也十分愛我，在世界上除開媽媽，恐怕只有大姊姊最愛我了。

行畢業禮的那天，我特別穿着那身漂亮學生裝，昆昆也是和我穿的一樣齊整，大姊姊很明顯的，是打扮了一下我望着她，我很清楚地記起那回昆昆擺酒席請客，我們那位尊貴的客人——芬小姐。

芬小姐現在是，我們的大姊姊了，雖然我們都長大了許多，但我們的心情，仍是沒有改變，我們還是如初見面時一樣的純潔，天真，可喜的是我們人長大了，我們的感情也跟着增加了許多。

我們在歡呼聲，鼓掌聲的禮堂中，得了文憑，含着快樂的微笑，從校中回家，我們並肩慢慢地走着。

「大姊姊！」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：「大姊姊，高小畢了業，我們要換學校了。」

「那自然咯！」大姊姊說：「可是……」她忽然不說下去了。

「怎麼？」我很快的接着問。

「鴉弟！」大姊姊作鼓正經的說：「可是……可是我們不久恐怕要分開了，不能在一起讀書了……」

「什麼什麼！」我很驚奇的問：「大姊姊，我們怎麼不能在一起讀書了呢？」

「鴉弟，你恐怕是今天畢了業，太歡喜了吧。怎麼這還不曉得呢，我們讀完了高小以後，要進中學了，並且我們也長大了呵！」

「中學！」我大聲的喊着：「真的！大姊姊！……中學！」

「中學！」昆昆也很驚奇的喊着，好像遇見了怪物似的。

「進中學，我們可要分開了呢，」大姊姊又加這一句。

「真的！」我更加驚奇，「大姊姊，我們進中學，就要分開了嗎！」

「……？」大姊姊望着我不作聲。

「大姊姊，」昆昆接着說：「你不是說過嗎，我們什麼時候也不分開，永遠都在一起。」

「昆昆，我是說過，那是小孩子話，現在我們都長大了些呢，我們要進中學，怎麼不分開呢。」

真的，我們都長大了些呢，可是我和大姊姊在一起，我從來沒有想起我是長大了，在大姊姊面前，我永遠是小孩子；我從來沒想到我們會進中學，會分開，但現在是很明顯的，我們是長大了許多，而且是要進中學了。我們總是在一起，所以不覺得，現在經大姊姊一說破，我冥冥的望着大姊姊和昆昆，這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！我們要分開了啊！我們要分開了啊！

「我們一起進中學吧。」我好像發現了一件奇蹟似的說。

「自然，」大姊姊說：「鶯弟，我也是這樣想，可是我聽見媽媽說，我們不能在一個中學校讀書呢！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我十分着急的說：「這怎麼辦呢？大姊姊這怎麼辦呢？」

「哥哥，我們不要進中學了。」昆昆還是一派孩子話。

「那自然不行，」我告訴昆昆：「我們不儘進中學還要進大學呢。」

「我從沒想到有這樣不快樂的事情發生，今天忽然被大姊姊說出來了，我們沒有辦法解決，有什麼辦法呢？以後我們不能在一個學校讀書了啊！」

大家都很不快樂的慢走着。

「鶯弟！昆昆！」大姊姊很溫柔的安慰我們：「你們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想法子吧，就是我們不在一個學校，我們每天不是還能夠見面嗎？」

我們不能在一個學校讀書了呵，這怎麼好呢？我們不能在一個學校讀書好了呵，這怎麼好呢？我重複地這樣想着，回到了家。

誰都沒有想到，我們終有這一天，終於要分開了，這不可挽救的分離的悲哀，佔據了我的心，使我終日不快；我們小小的快樂的世界，不久就會拆散了，這怎麼辦呢？這怎麼辦呢？

我很後悔，我不應該讀完高小，這次畢業，我覺得十分討厭，一點都不可喜。我將失去我的親愛大姊姊，我情願永遠^這在高小讀書，永遠是小孩子，我只要時時刻刻和大姊姊在一起，我不希罕這高小畢業，

我們每個人的心中，都明白，我們是要進中學，我們是要分開了。在假期中，我們成天的在一起讀書，玩耍，我們能夠多一刻在一起，就在一起，生怕日子跑掉。

一天，昆昆跟媽媽出去了，我和大姊姊在一起玩耍。

「大姊姊，我們唱歌吧。」

「好！」大姊姊答應了我的要求。

我先唱，大姊姊跟着唱，她嗓子比我高，她是女孩子，女孩子天生成的，高嗓子，大姊姊在我們這班唱得頂好，每

次都是頭名，她唱得很溫柔，很可愛。我又跟着她唱，可是她溫柔的歌聲吸住了我，我不唱了，我只靜靜地聽她唱，我想起一件事情，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它使我幻想；大姊姊看見我忽然不唱了，很奇怪的問我：

「怎麼不唱了呢？鶻弟。」

天真的熱血，在我血管中奔流，我呆呆地注視着大姊姊美麗的臉兒。

「大姊……姊！」我的聲音有點顫動。

「呀……鶻弟……」我非常的聲音，使大姊姊十分驚駭；「你……：你有什麼事情？」

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，我為什麼忽然像癡了似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呢。從未領受過這樣激烈奮興的情緒，好像誰在支配着我似的，使我忽然想起大姊姊，想起她待我的種種說不盡的好處來。

「大姊姊，我想起一件事情呵，不，我想起許多事情，我想起你……：大姊姊……！」

「鶻弟，你怎麼了，忽然說些使我不懂的話……：你……：你想起我？」大姊姊說到這裏笑了，「鶻弟，我不是好

好地在你面前嗎？」

「大姊姊！」我注視着她她之着微笑的臉兒，很感動的說：「你還記得那次朱先生打我的手心嗎？」

「記得，我清楚地記得，鶻弟。」大姊姊笑着說：「鶻弟，你哭，你哭了呢！」

我不作聲。

「鴉弟，我還清楚地記得，你越哭越傷心，那麼大的孩子，挨了一次打就哭臉，你還好意思說呢。」大姊姊仍是笑著說。

「芬姊！」我忽然用這從未用過的稱呼很正經的喊她：「芬姊！你只記得我，不記得自己了。」（我總是喊芬做大姊姊的。）

「什麼我自己？」

「是，你自己！」

「我不記得了，好弟弟，你告訴我吧。」

「芬姊！你……你也哭了呢。」

「我……」大姊姊臉紅了，「鴉弟，那是你逼我哭的。」

我仍不作聲，

「鴉弟，你一說起，又使我想起你那次哭的情形了，你哭的是那麼傷心，我越勸你，你哭得越厲害，你不聽我的話，我沒有辦法；不知是什麼緣故，我聽見你哭的聲音，我心裏就很難過，於是我……」大姊姊不笑了，很正經的說：「鴉弟，你為什麼忽然記起那事？」

「芬姊！……你也記起了嗎？我們在一起親密的過了三年，起先我還不覺得什麼，今年我們讀完了高小，不

知是什麼緣故，我心中總好像有點事似的，是關於你！芬姊姊，我早就想說，但也不知為什麼緣故，總說不出來，現在不知是什麼力量支配着我，使我不得不說出來了，所以……」

起先，我是從未有過這種異樣的心情，今年我十三歲開始的時候，我發覺我與從前有點不同。媽媽說：我沒有先前頑皮了；大姊姊有時很奇怪地問我，為什麼有時候不高興，好像想什麼似的。自己也很驚奇，為什麼忽然不知不覺地改變了呢，沒有先前那麼歡喜玩，那麼愛說愛笑，需要一點安靜的時間，需要一點特別的安慰；心中覺得有點空虛，有點纏綿；有時侯讀書，讀得好好的，忽然不知是什麼東西，鑽進我的腦子裏來，使我去想別的事，有點難過，但又不知道難過些什麼。就像今天，和大姊姊在一起唱歌，大姊姊溫柔的聲音，忽然使我注意，這聲音在平常我聽慣了的，我不感覺得什麼，在這天，這時，好像特別不同似的，她那溫柔的音波，使我想起三年前的事，尤其是那次我挨了朱先生的手板，大姊姊哭了的事，更清楚地佈在我的心中，如在目前。在那時，那事，沒有這樣感動我，我挨了打，挨了朱先生的手板，大姊姊哭了的事，什麼都記得乾乾淨淨了，那時我是十歲。

日子不曉得信的逝去了，我由十歲，經過三年變成十三歲的孩子了，年歲越大，就越有些莫名其妙東西，跑進我的心中，擾亂我天真正靜的心情，使我純潔的心，不安寧，使我亂想；使我歡喜孤獨，這東西使我小小的生命，起了微波，這微波慢慢地散開，佔據在我流着天真的血的心中，使我幻想，想起過去的一切，我想設法趕走它，但它牢牢地抓住我柔弱的心，那微波漸漸地散開了，我心中實在不能容留，於是從口中出來了，這就是今天，我忽然對大

姊姊說這篇話的緣故。

大姊姊也好像有點奇怪，她呆呆地注視着我，她走近我，站在我面前。我非常興奮，使她猶疑，她怕我是受了什麼意外的刺激，她想安慰我，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，她用溫愛的目光撫摸着我的。

「芬姊！」我接着說下去，「所以今天我說出來了；我自己都覺得奇怪，大姊姊待我好，但起先我不覺得什麼。一直等到今天，我才深深地覺得：我對大姊姊不住，對待大姊姊不好……芬姊，你也覺得奇怪吧，為什麼我今天忽然說出這樣的話；我……」

「真的！」大姊姊打斷我的話說：「鵝弟，你為什麼忽然說起那次我們哭的事情呢？我從未想起，現在你一說起，我還記得很清楚，那一天你哭的樣子是多麼可憐，眼淚流個不住，靠在我的胸上，抽噎個不住；後來我講故事，講到好笑的地方，你又大聲地笑了，眼淚還一顆一顆很明亮的留在臉上呢。」大姊姊說到這裏又微笑了，「鵝弟，你還記起那回事做什麼呢？」

「芬姊！」我接着說：「我想起那次大姊姊講的故事；我想起那次大姊姊陪着我哭的樣子；我想起這幾年大姊姊待我的情形。我想起我們舉了業以後的事情……我想起這些，心中就不安寧，難過……」。

「呵，鵝弟，你真會想，怎麼想起這些無謂的事情呢。想起我做什麼，我不是好好地坐在你的面前嗎。真的，鵝弟，近來我，覺得你有點變了，沒有先前那層快樂，鵝弟，頂好是不不要再想那些事了吧，我們都舉了業，正該很高興的玩幾

天呢。」

大姊姊是不明白我的心事呢？自然，我們好容易畢了業，應該痛快地玩玩，我何嘗不這樣想；但，心裏藏着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沒有忘掉，總玩不起勁；說起來，大姊姊應該比我多曉得一些事情，有時她又像永遠是那末我們初見面時，陪著我們吃酒席的芬小姐，天真純潔的心，永遠不想到別的事情，我呢？生來就是這樣的癡孩子，把感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，大姊姊待我這樣好，這樣溫柔，我要把整個生命供獻給她，愛護她。

「自然，」我回答：「這次畢業，我十分歡喜，很值得痛快地玩幾天，但芬姊，當我想起那次我倆的哭泣，以及這幾年你待我的情形，我就不快活了；大姊姊待我是多好。我呢，有時還生大姊姊的氣，不信大姊姊的話，作一些頑皮的事情，使大姊姊難過，這都令我不快樂，我不知道要如何報答，如何謝謝你，沒有你，我這幾年的生活，也沒有這樣快活；沒有你，現在我或者還沒有畢業，你處處愛護我，你就是我的親姊姊，說不定親姊姊也沒有你這樣愛護我呢。還有那頑皮的昆昆，他得着你的愛護，他纔知道用功讀書，不像下流孩子一樣的淘氣；昆昆小，不知道謝謝你，我呢，先前也是一樣的不懂事，今年我十三歲開始的時候，我忽然有點變了，你處處都使我注意起來，我明白，我是對大姊姊不住，我明白大姊姊待我是多好，我應該想法子報答大姊姊。」

熱情，一種自然的热情使我興奮，我一口氣向大姊姊說了許多話，我天真的童心，急急的跳着，我領受一種新奇的情緒，我熱烈地注視着大姊姊，我等待着大姊姊回答我。

「鶻弟！大姊姊很感動的說：『你怎麼說這些奇怪的話呢，我待你不好呢，這算什麼，真值不得一說，你待我是多好，我也不知道要如何的感謝你，你的好玩的東西，好吃的點心，那次我沒有份；我怕我不知道嗎？你總是把吃點心的錢積下來，買東西送我；你在我面前從未說過一句慳話，鶻弟說來，你是多麼愛我，我不知道要怎樣的來愛你，才報答了你的愛我呢。鶻弟，不要再放在心裏了吧，這算什麼呢，我們在一起三年了，還說什麼感謝不感謝呢，你以後不要再想了吧，只要你心中快樂，就算報答了我。』」

「大姊姊，想起你待我的好處，我……」我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。「我……我謝——謝——你，我愛你，我歡喜你可！」

「鶻弟！」大姊姊快樂的說：「你愛我，我十分快樂，但我不要你謝謝，我有什麼值得謝謝呢？」

我望著她不作聲。

「小弟弟！」大姊姊很頑皮的喊我：「我愛你！我愛你！」

「不夠，大姊姊，」我頑皮的回答。

「我頂愛你！」

「還不夠！」

「我頂頂愛你！」

「還不夠，還不夠！」

「我頂，我頂愛你！」

「還不夠！」

「小弟弟，」大姊姊笑着握了我的手說：「我比愛我自己還愛……小弟弟……你呢。」

「大姊姊！」我輕輕地喊着她：「我愛你，比愛我自己還愛呢，大姊姊。」

我說了以後，大姊姊微笑的望着我，我心有點跳，我不敢再望着大姊姊，我俯下頭來，靠在大姊姊的胸上，靜靜的靠了許久，我聽見大姊姊的心很均勻的跳着，我開始覺得有一柔軟的東西放在我的頭髮上面，那是大姊姊的手，她溫柔的撫摸着，我漸漸地往下移，我發紅的臉兒，在大姊姊柔軟的掌下了。

快樂佈滿在我心中，我不動的靠在大姊姊溫暖的胸前，我們靜靜不作聲，經過很長的靜默。

有一種奇怪的情緒，侵入我的心中，我從未領受過像這樣愉快的情緒；我覺得和大姊姊是一個人了，溶在一起似的，我希望永久不分開，如現在一般。

我知道自己與先前有點變了，我似乎有點超越孩子像大人了；除開讀書，除開玩，我還會想點別的事情，我明明地覺得我多長大一歲，就會多想點奇特的事，這是誰將我的心情擾亂了呢？但是，我的心仍是天真的，純潔的，我與大姊姊的愛，亦是天真的，純潔的。

「大姊姊，」我靠在大姊姊的胸前，輕輕的說：「我想起……！」

「小弟弟，」大姊姊笑着說：「你又想起什麼？又想起那次挨朱先生的手板，你哭了，我也……！」

「不是，大姊姊，」我打斷她的話：「你不要笑我，我想起我們進學校的事。」

「進學校！」

「是的，大姊姊，我們要進中學校，不是要分開了嗎？」

「自然，鶺鴒弟，我們是要分開的。」

「但是，大姊姊！」想起進中學，可怕的分離，又估據了我，我悲傷的說：「這怎麼辦呢，大姊姊，我要和大姊姊在一起呢。永遠地在一起。」

「鶺鴒弟，我也是這樣想，但是沒有法子呀，前次我不是說過了嗎，我們不能在一學校裏讀書，我們將是中學生

了。」

「中學！中學！」我抬起頭來大聲的喊着：「大姊姊，我們怎麼也不要分開了吧？……呵！多麼討厭的中學……」

……中學！……中學！……中學！我很不快樂的重複地唸這討厭的名字。

「鶺鴒弟，」大姐姐不安的說：「這麼又不快樂了，我們現在不要想起那些事情吧。」

「不行，這件事不改決，我總放心不下，大姊姊，我們怎麼辦呢？……中學！……中學！……唉！我們要分開了呵！」

「鶯弟，你不要着急吧。」大姊姊溫柔的安慰我說：「明天我和媽媽說，我們進一個學校吧，我們永遠不分開。」

「真的！」我不知道大姊姊是怕我難過，故意這樣暫時安慰我的，我十分快樂的問：「真的？大姊姊。」

「真的！」

「親愛的大姊姊，我們永遠的不要分開了呵。」我站起來，歡喜的投向大姊姊的兩臂中，大姊姊和藹地擁着我，我聽見她悄悄地在耳邊說：「弟弟，我們永遠的在一起。」

從此以後，我們暫時忘記那進中學校的事，很快樂的生活。大姊姊待我更加溫柔，整個假期，不知不覺地在歡樂中很快的過去了。

但，事實已經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三個快樂的孩子，我們終于是要分開，不能在一起讀書。

不久，我和昆昆離開長沙，到遙遠的哈爾濱去了。動身的那一天，大姊姊陪伴着我們，整天的在一起，我們彼此呆呆地望着，不作聲，要說的話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要從那句說起纔好。

我們又如那次在達明小學時，一樣的更傷心的相對着哭了。

每次，我想起大姊姊待我的好處，給我的愛護，以及那次我被朱先生打了手板以後，她陪着我哭的情形，我恨不得當時就跑到大姊姊面前，緊緊地擁抱着她，在她耳邊輕輕的說，「大姊姊，我愛你！我愛你，我謝謝你！」但大姊姊是與我分離了！或許是永遠的分離了！

我右手心，那兩條粉紅色的痕，仍很明顯的沒有消滅，或者永遠不會消滅吧。

我希望他永遠不要消滅，當我看見這傷痕時，我就想起那曾十分愛護我的大姊姊。



附記

親愛的小朋友們，諸位讀者：這本薄薄的小冊子，八篇短短的故事，是很幼稚的，但是我心血的結晶，你們看了以後，有什麼感覺呢？四五年來因生活的關係，弄得心情紛亂，每天坐在辦公室內消磨生命，沒有一點心情能寫一點東西，真沒恨事，現在，要是環境允許的話，想擺脫一切，讓生活安定一點，清靜一點，來收集些天真的故事，孩子們的歡樂，供獻給你們，我極願你們好意的批評，坦白的指示，使我的故事為你們愛好，我當更努力的為你們工作。

因為以前有一本小說在某書局出版，我雖不靠買稿為生，但他們對我太剝削得厲害了，是故這次在千般困難中，弄了一筆錢來自行印刷，想避免書商的剝削，減輕讀者的負擔，我的目的還：想以最低的代價，使讀者能購買一本印刷精美底尚可一讀的書，自然我不能說我這本書好，但也不說十分壞，否則又何必付印呢？但現在我的目的仍是不能實現，仍是免不了代售處重大的折扣以及其他的損失。使本書的定價不能如所希望的減低，十分希望讀者能夠直接向作者函購，請將書價逕寄：「湖南長沙興漢門四十號」，即將書由郵寄上不誤（不收寄費）每冊照定價八折收款（在各代售處無折扣）要是承購冊數在十冊以上的話，折扣還可減低，務使讀者作者各不受害，而能避免中間人的剝削為主。

借書刊期表

五五	五一	四九	四二	三四	三三	二八	二五	二五	一九	一九	一六	頁
八	一	九	一三	二	三	一一	七	一	二	一	一	行
又	(此行標點全錯)		我	情	地學	查	到	東	背著	的	來	正
又		稟	哦	情	學地	監	列	東	背鎗	肉	的來	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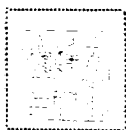
八〇	七九	七八	七四	六六	六六	六二	六一	六〇	五八	五七	五七	頁
一	一〇	六	十一	十二	三	一〇	四	二	三	九	一	行
那麼	怎麼	遠	姊起	紅	搬到	問	綠	怎麼	徐先生	很快	唱	正
麼	怎	透	起姊	紅	到搬	問	綠	麼	先生	快很	唱	誤

本書付印時，本欲力求無一錯誤之處，但結果因承印者之誤，竟於印妥後，又發現多處錯誤，除由承印者罰錢外，茲製刊誤表如左，敬希改正為幸。

童 心



方家達作



童 心

童 心 一 冊 實 價 五 角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十 月 初 版

作 者 兼 發 行 人

方 家 達

總 經 售 處

生 活 書 店
上 海 福 州 路
第 三 八 四 號

承 印 者

南 京 太 平 路 一 四 四
南 京 漢 文 正 楷 印 書 局
電 話 二 一 四 一 五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經 售

2.6

